5563.7
826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守夢集序

守夢鄭先生始學於宋龜峯翼弼旣又從栗谷李先生學聖賢之學終始與[illegible]

248438

溪金文元公為同門黃
遊友蓋先生從事師
友間三十餘年磨礱
澆灌沈浸醲郁人
有所不得窺涯者矣

睨際
聖朝〻廷以為重士林
有所師不幸天奪之
速邦國斯文之慟蓋
久而愈深矣先生平

用力最在周程張朱
書其所編近思釋疑於
學者極有功文元公嘗
發揮參訂焉今學者
家有之矣其餘所著

詩文總若干篇不幸
先生後承宰落女壻
羅公萬甲受學於先
生其宗慕之誠無異勉
齋之於晦翁也其收拾

編摩寶有賴焉其亂
子星斗為牧海州剞
劂而行於世其聲律
高庳辭事長短自
有後世之雌黃藉曰

不得入於作者之堂奥而其立朝以秉論議之正訏謨之大其異於古之鴻儒碩彥者鮮矣此豈可使泯

沒而無傳也最是先
生自嚴於昏朝則人
可能也至於
仁祖反正衆秀有爲
而獨低佪郊坰不輟

其器〻之樂一時
君臣誠禮不竭則不
渝其所守茲豈世儒
俗士之可知哉其學識
力量知此則其發而爲

論議訐讜者不觸於
正大而自不能不正大
也噫山嶽頹矣蓍鑑
亡矣獨立衰世不勝
其景仰之懷而余又

文元公之門人也追思平日稱道之語恍然如儁晨事遂愴歎而書其卷首如此云時崇禎己酉仲夏日後

學恩津宋時烈序

守夢 鄭曄 音 엽字晦之 文貞成 文肅公 草溪人

守夢先生集卷之一

五言絶句

夢拜慈顔 壬寅

夢裏慈顔瘦相悲問起居覺來猶北塞寒月曉窓虛

五言短律

次富寧壁上韻

胡山高挿天青海浩無邊遠望雲千里脩程月再圓自有期編可絶詎道業能穿五斗催華髮休官却是仙

次豊山驛板上韻

自媿無邊略非嗟枳棘栖升況元有數大小苦難齊戀闕孤臣老思親嶺路迷排愁題拙句堪笑效顰西

兵相尹季初向龍城本營臨行寄詩次呈 五首

將錢新推范文陽舊壓終威名談笑裡雄略指揮中不戰逾能戰無功是有功潮州韓刺史白首謾嘲窮

交道誰無始人情鮮有終追君前席下許我後生中卧閣容衰懶請邊倚妙功牙旋何處駐歸路海

天窮
晨暝無停歇他鄉舊歲終慈顏魂夢裡羈思角聲
中卧病慙詩力寬愁喜酒功氈裘只隔水便覺地
維窮
塞路臨江迥胡山傍海終病消閑卧裡詩健苦吟
中擬作騎牛客無心許馬功憂時空白髮何恨一
身窮
患豎違三月東君倏已終城臨青海上魂斷白雲
中身許無長策邊憂察小功白頭聊信命吾道任
奇窮

贈權李兩生二首 權李兩生即東湖村伴去年隨我而來過期告歸不勝黯然贈此權名應吉李名春亨俱業武

東萊驛鏤息愁州與苦同窓明道野雪庭吼撼山
風久客容顏改長歌意氣雄春來頭送別誰伴塞
垣翁

書室臨湖靜松陰影晚沙碧齊迷逕草紅謝小園
花塞外孤身遠春來舊病加長鬚應懶甚勤勤護
桑麻

奉別兵相冥觀令公

玉節臨營肅銅章臥閤深藥封偏問竪詞翰幾賡

吟絶塞死生別衰年去住心倚門應有問衹報尚涔涔

病中別親舊 二首

故人相送盡孤城只此身客懷同似楚關路險如豢猿鶴盟懸負豺狼窟作隣莫言明主棄邉計仗儒臣

脉脉他鄉別悠悠去路艱雲烟青海水風雪白頭山病客誰聯搨愁顏只對蠻此行同擊磬霧隱行看彪

次李天休 二首

一年吟病意千里送君情細雨連江草寒雲暗塞
程秋應歸故國月憶卧孤城辭滿尋幽隱江尊共
採菫
天公今日意應識別離情故作霏霏雨因淹去去
程山雲陰古驛江樹隔愁城兩地相思苦盈頭已
雪菫
　銀臺吏洪景祥自慶源來見臨別黷贈此
青眼銀臺吏愁州王塞邊朔思深殿〻香憶細氈
烟危病非憂鵬殘年只辭鵷舊僚憑爾問須道雪
盈顛

五月旬判官携迷兒及諸客矢魚前江病卧

書懷

江肥新雨足山静夕陽沉勝賞諸公會芳筵半剌臨琴高春網客桑落野孟深自恨衰兼病昏昏尚卧吟

謝慶源慶興兩隣倅貽尊釆此物儀主隷也贈此以謝

饘厭鑾鄉供清憐太守遺名登蒙羽咏味入季鷹思落手寒凝露垂匙細綴絲風埃無久計搽搽在何時

家兒来省卒患眼疾甚苦憂念書懷

衰境甘吾疾殊方復爾憂一年相別淚千里困行鞭自惜姑書久猶能聽語酬輕雲須痛掃明月照清秋

偶吟 以上在鍾城任所時作

日月丹心在乾坤玉塞遐看羊蘇屬國對鵬賈長沙病久形容換愁多鬢髮華孤雲寒欲暮江樹已歸鴉

憶黃秋浦 名愼

死生心有定終始玉無瑕虎穴三年節鯨波萬里槎獨鳴知夜鶴爭吠爲公蛙隨處生涯穩實恩此

光加

送冬至使李士友之行

沙老纔還日吾公又去時如何吟病客長作送行詩世路難蹤跡衰年重別離東原耕釣處殘雪是歸期

次關東方伯李公穢所寄韻二首 丁巳在襄陽時作

垂老慙爲走耽空擬學僧地浮滇海濶春盡客愁增久病因成懶危蹤敢觸機正陽紅葉裡須共一宵燈

寄語芝江老如何杖死僧腰因將毋折病爲懸君

增白日西山暮丹心赴闕稜無由蕭寺會悄悄夜
懸燈

窩驪江謾吟

信美非吾土佳辰憶故園遥知今夕會誰共去年
樽霜重庭花晚雲寒野樹昏感時無限意白髮倚
江軒

挽李清風 名基卨

閑情同出岧高蹈幾超塵秉禮身猶泰探經學不
貧未諧床下拜如慕卷中人遥想西湖宅為誰鶴
報賔

挽朴大司成 名東說

遠器期公輔遭迍世事紛聖心開泰運天奪厄吾群我已藏蹤跡君今息見聞誰分生與死同是臥山雲

五言排律

悲瘦老馬書懷 有馬入我廄八年去夏壯來日皆養于漣川縣病瘦殆死茲者牽到楚州故云

憶換爲村駿兵戈丙戌年兼金非滿價長路不勞鞭氣敵烟塵草聲驕柳暎川從知貞異地偏愛使猶夫避賊宵驅急趨朝曉駕先險夷期共耳生死

可憑焉皃寫逢臨塞盤車獨寄漣誰憐毛髮變應
分道途顛老病新人棄心情舊主懸還逢岳死日
爲爾一潸然

五言古詩

送黃海監司李子淵令公名鎮

君從湖外行又向湖西去隔水不相逢因爲千里
阻曾年澤畔吟天寶王成汝聖代不遺才胥教荒
野屢晨趍復玉墀咫尺天語西顧久宵衣簡循
廊廟舉歲歲甚此時百役又師旅村里盡蕭然黃
茅堆備野銅章悠利身忍聽歌裊楚根本已如斯

奚論外侮禦誰知秉禮邦自瀆將同苔白屋夜無
眠憂心千萬緒君今當錯盤爲國盡心贊我願振
風裁先除食苗鼠陰陽開闔中處見民憂紓必答
聖明恩朋知我慰所佇殘生悟昨非魚鳥與爲侶世
路日艱危孤蹤寄齟齬憶從伯仲間三十餘寒暑
死別復生離戀戀同兒女

挽鄭佐郎 名暘

吾弟去先我我獨留人間殘形伴隻影萬事多辛
艱無見又無聞義君卧青山琅琅想語音明月思
容顔雖更入都門誰與可從還餘生亦豈久抱病

荒野登東望天磨翠不覺雙淚潸

挽崔海州 名沂

善人天無報斯人至於斯忍說當時事追思亦淚垂仁厚出天性惆愊除毛皮先朝久經幄眷荷聖主知天地忽閉塞所遭嗟不時白首困叔棘可見邦已危姦臣釀禍孼哀怨徹神祇白日風雨作慘矣公之兒綱常已墜地此亦不暇悲眞人答寬望乾坤復清夷君孼竟既伏罪厲除神人讐恩贈及九原鄉月生新輝天之報善惡果不差毫釐堂斧始修禮哀哀嫠婦遺餘生尚在世掩淚寄哀詞

七言絶句

淮陽客軒次許公彥名蕆韻呈主倅令公 二首

疊嶂層巒擁作城澄流沙岸夕陽明無端客枕生凉氣急雨斜風萬壑聲

書生杖劒向愁城擬繫單于報聖明汲黯淮陽元不薄一年高卧足治聲

上元帥臺次輸城督郵李三省韻三首 六月差吉州試官自愁城行到鏡城

茫茫青海極南天風捲長波撼客氈平生勝賞今爲最留待深宵月滿筵

落日孤雲杳海天臺邊尊坐勝重氊金釵妙曲何
須聽鯨吼龍吟動醉筵
愁城如井只看天千里羈魂繞細氈轉覺君恩隨
處重轅門歌管醉華筵

富寧途中見兄弟巖有感

並立相依寂寞濵無情還似有情人至今不識分
離苦却勝孤生又別親

金沙溪希元夫名長庄自連山寄書兼示舊
亭板上韻次寄

無限雲山奉小亭儒林溪響枕邊清寒松翠竹陰

陰地十里鳴沙晩雨晴

在萊山次觀察使李養久韻

壯塞客爲南海客防胡入作禦蠻人身謀世道俱
無策始覺耕夫笑問津

壬子元月直宿銀臺書呈右副陶齋尹令公

名暘

太行曾踏路崢嶸重入銀臺鬢髮明歲月杳然人
事改舊時蹤跡恍前生

次宋參議韻四首

向老休封壯關書東湖歸帆遡澄虛銀臺舊伴還

相近垂柳陰中有草廬

晚把餘生寄鷺群滿江明月滿山雲幽居倘入龍眠輩小島連沙二水分

手棹扁舟日日過樹陰深處海棠花白鷗亦是江湖伴不待相招下晚沙

獨倚蒼崖不上舟紅裳飄拂影澄流猴山洛浦重相見須記東湖此日遊

清澗亭次板上韻

溟渤連天雲浪撞長風時送白鷗雙落花明月三更夜何事啼鵑又近窓

食堂巖

高爲天瀑下爲潭白是層巖翠是杉莫道山中無好伴詩人花月共成三

食堂巖臨溪松風吹巾撥水

襄陽太守舊風流手折溪花挿白頭天爲洗塵投甕角不妨衰鬢露颸颸

青草湖次李錫韻 名尚贇

行近漁家細路斜湖連溟渤杳澄波山光水色烟霞裡處處鳴沙步步花

又次秘仙亭韻

潘輿昨日陟高臺白首斑衣似老萊青草落花湖
上路此身何事又重來

又次永郎湖韻

依舊奇巖卧水邊永郎蹤跡已茫然蒼顔白髮松
陰下太守風流亦是仙

題百川橋

洞壑陰陰別有天誰教飛閣跨長川淹留更欲携
雲衲月下憑欄聽杜鵑

狗嶺値雨

百川泉石別依依更倚藍輿上翠微可笑天公猶

喜亭故教踈雨洗塵衣

萬瀑洞題石上二首

銀臺玉峀幾層層飛瀑深潭處處澄白鶴不來山欲暮良宵坐待月輪升

捫蘿處處踏傾危木石挽人出洞遲欲見此山真面目歇星樓上夕陽時

正陽寺次湖陰韻

踏盡仙區帶月歸米光山色照荷衣從今已判投簪計五柳先生悟昨非

別羅甥 名萬甲

千里關河客意同乍分還覺杳西東月明何處相思苦峴首樓前洛寺中

鳳頭村浪吟

雪滿松林洞壑幽浪吟徐步任天遊最憐潭下潺潺水暗裏流行不暫休

雨中偶吟

窮廬安分乾朝貪寄世還為出世人深覺此身回首晚向來何事走風塵

次成天谷晝坐偶吟韻

一壑松陰晝亦昏江流況復隔塵喧閑居不是營

爲息時爲耕漁步出門

又次大谷示南濵韻

危蹤綿力志回瀾頭上光陰若走丸萬事問天天不語曉將身世寄山顏

挽任參議 名克

少壯同居二十年到今衰鬢各皤然冉旋忽向黔陽路大哭春江欲暮天

挽許上舍

終南山下曾同閑楮子湖邉又作隣諸柳巖花今寂寞扁舟相訪更何人

挽尹府使 㙉

一札春來到雪城客中深荷故人情凶音忽報還京日忍聽慈顔夜哭聲 春滯陰竹村公宰竹州寄問未久還京聞訃故及之

挽洪青雲君 命世大夫人

南鄕千里去無歸堂斧還爲母子依泉下亦知新雨露少兒勳業畫中輝

挽鰲城李相公 名恒福

祥鸞彩鳳下塵寰黃閣丹書一夢間唯有此心天日照九泉應對舊龍顔

挽具繼禹 保寧人青蘿即所居村名

高風灑落徐孺子一别關心已十春遥想溪堂今
寂寞青蘿烟月管無人

七言律詩

兵相尹季初向龍城本營臨行寄詩次呈五首

新詩入手病眸開客子枯腸慰九廻深柳已聞黄
鳥囀殘年偏覺白駒催平生壯志空看劒千里羈
懐只把杯世事從来都一夢峴山三尺久苺苔
元来二氣闔還開歳月無情去不廻芳草落花春
欲盡天時人事日相催蕭蕭短髮頻𢘽鏡寂寂禪
心久断杯遥想廣陵湖上宅石磯鳩影落寒苔

病裏愁顏未暫開黃沙況復鴈聲廻月臨関塞春
笳鬧風撼城樓曉角催四面胡山看似釰七灘江
水對如杯琴軒日覺無餘事寥落庭花點細苔
花憶鄉園次第開天涯佳節又重廻韶光轉覺愁
邊盡華髮還驚鏡裡催老為拜鵠聊屈膝夜因看
月却停杯何時更向東湖去踏是明沙坐是苔
中宵力疾小窓開樹色曚朧月影廻片片殘花紅
已謝蕭蕭衰鬢白潛催詩從得意還揮筆酒為寬
愁不數杯何處湖山頻入夢廣陵烟水碧於苔

讀杜詩次樓上韻

愁城旅泊歲將三衰髮垂垂雪滿簪明月有情猶照北白雲何事更遮南小拳抽雨思新蕨青蓋陰江憶老柟轉覺邊憂無上策阿誰黃閣坐潭潭

言懷

欲閉城門暮角哀蹤林唯見野禽迴孤雲有信行還止明月多情去復來不是健兒長出塞猶非吾土倦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吟罷詩篇更把杯

難將敗扇掩風塵何處湖山可着身千里即今青海客十年曾是紫垣人他鄉物色猶看雪故國烟花已別春莫說近來多小事時憂元不屬邊臣

憶金沙溪黃秋浦書懷

壯極南濱萬里分此身臨老又離羣江都逐客思相見湖外閑人久未聞深覺世情同覆雨還憐行跡谷浮雲五經已負明時補鼓角城中坐點軍

愁

掃去還來刈復生隨時隨處自縈情朔風怒吼胡山近暮角悲鳴塞月明千里白雲迷嶺路五更清漏憶宮城長歌痛飲俱爲失只賴架籤萬卷橫

病卧愁州別李君天休歸金陵 四首

病卧經春苦未歸變江繞郭客來稀金陵晚計憑

君得玉署晨趨覺我非明月孤舟同桂楫白雲山
淵共麻衣臨分更寄丁寧約結屋須依翠樹園
羈塊長寄塞雲歸嶺路連天鴈亦稀白首心肝准
子是青門蹤跡幾人非西湖笑話須營屋北客還
期趍授衣為上城樓聊作別池維窮處萬山圍
心似啼鵑怨未歸鄉園消息近來稀病侵殘骨連
寒暑老觸危機困是非塞館羈愁詩滿篋郵亭離
恨淚盈衣城南學士應相見為道長身帶減圍
送春歸又送君歸衰鬢添愁黑漸稀久臥淮陽同
汲老漫題孤憤笑韓非法門舊弟誰傳鉢春路新

交少共衣臨別莫嗟隣虎穴八公風鶴在漢圖

次黃芝川 名廷彧 韻贈李天休 并序

慕齋京第在終南下與余居同閈聞慕齋事跡最詳十年前罷官往來驪江上拜書院祠宇有若親炙之者亂後廟則墟矣常感慨也茲者禦魅絕塞偶逢李天休談及我東先賢事因聞慕齋之門生朴士豪者居雄城聞見甚博而能說慕齋公德業黃芝川沈伯晦皆敬其為人贈詩以美之云余慕慕齋實不淺又嘆其門徒尚在乎世

而蟄處遐荒不得一相見也敢踵芝川韻

附李君傳之時萬曆癸卯四月晦前

文世祖之行世師膏中呑盡九流波驪江舊廟儒林聳衡嶽高名走卒知南門追思魯自甑西河索履已逾期當時問道魚千里函丈餘恩說亦悲

孝友堂次韻四首并序一

世人貿貿鮮能子職談周孔以儒稱者顧其行則有愧余乃甚焉者也觀城有金希壽者兄弟七人奉九十老母朝夕極其養搆一堂以安母孝友是堂名也率子女

四十餘人具酒食歡樂月必再三焉兄弟子孫有過差輒告其母責之不少假已則自撻焉庭戶肅然不但恩愛之篤也噫觀城選限也希壽賤氓也非王化之所霑師友之所警發而獨能油然於天所賦者至行可矜式士夫間惜乎世有斯人而不得聞也然聞與不聞於希壽有何損益焉天報不誣既壽其希壽毋又壽其希壽之兄弟又兟兟其子孫蒼顏白髮毋子相對而童彩舞一堂融融則世之人常謂善不必

得福於希壽益驗其不然然希壽之爲希壽豈無所從然其母自寡晨夕奠几筵老不怠寢則設衾床宛然如生時貞篤若茲誠徹神明宜乎有希壽兄弟也宜乎有希壽子孫也若余者有母不得將御懸塞垣二稔兒尋常人母子同居者無不感戚於心況爲子盡子職如希壽者哉謹賡諸賢韻以羨之因道余懷希壽事實狀吾友李天休云

隨波汩汩失初源誰向閨門孝友敦卷上每慙先

哲訓世間今識此人存一心誠處吾云學萬石君
家本不言兄弟彩衣扶鶴髮皝皝四十是兒孫
躬行閫爾得眞源更覺天翁報亦敦黃髮垂邊髫
髮擁壽星明處德星存雛烏自恨空啼血鸎鵠還
慙只贊言爲借龍眠須作畫斯家盛事示來孫
虬髯千里老成林孝友堂人姓是金白髮蒼顏看
彩舞春輝佳景入歌吟孫生尚滯關山廷歸夢長
飛漢永陰他日倘承中夜席肯教高行等嘗尋
兒孫前後蔚如林晨夕盤珍日費金壽席慈顏垂
鶴髮佳辰簫管壯龍吟欲傳美事誰編史擬播新

詩哉槐陰烏鳥自憐啼塞月南飛當向野扉尋

次東坡讀書懷

支離一病臥三春千里孫城萬死身夜夜啼烏如訴怨朝朝報鵲謾驚人宵中自信藏兵甲席上應慙答鬼神翠憶鍾山淸憶杜水雲終結此生因（水鍾杜尾乃松楸近處將老於其間故及之）

倚舍窓外有庭如斗移種菖蒲于盆中以慰

鄕園之思

滿塘春色憶鄕園移得孫根寄小盆月下輕陰偃睡榻風前微馥散晴軒延年得妙思扁訣細佩遺

芳笑楚塊他日南康相別後平安誰報到柴門

別宋生 四首

當時立雪幾人餘幸世悲歡一夢虛亂後容顏渾改舊病中心力尚依初摽擢媿我恩多負逢轉憐君計太踈何處雲山同結社藥爐丹鼎老仙如

危途踏盡此身餘生死悠悠任太虛春色已消吾病後羈懷時豁子來初龜山舊讀聯床窓話水新移寄問踈忽忽十年多少事相看鬢髮白絲如

千里殘骸九死餘靜中時覺此心虛玄經舊語思闊後白首新期擬遂初南去行裝何太急北來消

息莫相疎達州倘見沙溪老爲道吳蒙舊日如
愁邊日月一年餘身隨窮荒計墮虛辮髮相親吾
已久跫音遠到子爲初城連遠峀頑雲密路脩長
江晩雨疎今夕離亭無根意奚天況復劇焚如

寄金典簿希元丈

世道紛紛劇亂繩斯文餘脉渺無承荒寮花石思
遺躅寥落沙溪想曲肱病榻倫閑探月窟危途搘
戒踏春氷南溟㘭極三千里多少離情一札憑花石

栗谷先生亭號
沙溪希元所居

戀君吟

追省慈尤篤死宜聖恩隨處淚雙垂自憐霜髮侵衰境遙想天顏異昔時前席香烟千里夢中宵明月寸心知丹青不怨毛延壽只是昭君賦命奇

思親

奉檄曾年母子隨此身今作未歸兒天連北極黃雲暗月迫西山白髮垂亂後貧寒唯賴我病中醫藥更憑誰春來又斷鄉園信千里離情倍此時

憶廣陵松梧

早歲班衣憶鯉趨中宵啼血似雛烏悲風樹色鍾山路明月灘聲柱羨湖千里夢魂尋若斧一年香

次寄胡奴爲言樣子休輕伐手植如今有老吾
六月初栽家書送人親庭

明時遷客二年鍾千里離情寄一封海戍黃雲寒
淰淰天邊翠岫細重重病兒幸免今春死老母應
非舊日容爲慰倚門題好語此身猶健夜無烽

寄溪陰

打窓殘雪落霏霏壁裏清燈曉轉微尚父雲仍官
獨吟稚圭骨相古應稀覓文柱後方騰頃繫馬揩
前屢困譏昔日頑蒼誰記憶白頭咬得故山薇

次淮政老禪韻送對馬島

妙法元期濟衆生片言還覺重連城香爐明月三秋夢馬島孤舟萬里情聖主即今恢大度蠻鄉應喜息疲兵五經誦盡終何用坐見安危寄此行

次關東李方伯所寄韻

筆墨緣疴把未曾傳詩賴有小林僧雙旌下境春輝動斗粟勞心鬢雪增觸物自慙時露角客人還荷每蔵稜洛山欲作良宵話須趁禪窓月似燈

次羅蜴中途見寄

把酒論文誰與同君今西去我猶東綸巾想墊今朝雨敗翁應逢昨夜風塞馬不須論得失林僧何

或問雌雄離亭此語君宜記魚網横羅恐及鴻

次李甥韻 二首

書難盡寫語難宣閱世年来鬢尖玄玉佩幾隨香案吏銅章兼作赤松仙洛山寺下天連海峴首樓前月滿川回想親朋多散落半為湘客半重泉

江廬遠在白雲隈斗粟如何起我來病裏歸除多少事愁邊傾倒淺深杯澄光舊漾迷三島翠色浮天近五臺莫向此間談世道滿庭鵷鷺盡賢才

端午書懐

關塞迢迢嶺路横擾天溟渤繞殘城自憐白髮猶

從食還愧丹心未含羹荒草兩沾誰上墓細澶恩
勸憶傾觥街頭又見鞦韆戲此日他鄉倍惱情

又次李錫韻五首

世事紛紛劇亂絲危途心似聽氷澌奇才自許能
分內壯志誰知拙畏屍晩計即今同倦鳥餘生何
必問靈龜東湖處處堪垂釣却笑求田競立錐
少年曾壓五陵豪老抱遺經謾自勞斗粟誤人憐
走肉明珠多謗笑吹毛湖邊幾憶先生柳門下慙
爲相國挹夢裏分明歸舊隱把竿閑坐石磯高
洛山名勝世無儔特倚藍輿到此休可笑驪江神

勒寺何論楓嶽正陽樓恍登鶴背超塵界直對鰲頭豁客愁借問四仙留跡否丹書吾亦記玆遊

世途危險太行巔白髮銅童我自憐千里孤蹤東海上五更歸夢北辰邊時因遣興酬殘句毎爲消愁倒玉缸春盡不堪懷舊土廣陵烟雨擬鋤田

落魄曾來只荷蓑朱門到處敢先登誰知梱幅能馴鰐自笑文章謾賦鵩神馬曉爲天厩縶寘灣今遠役飛鞜何時更踏東湖上石逕高低絡翠藤

襄陽偶題

翠嵓澄流繞後前來遊蹤跡已成年灘聲近枕疑

踈雨嵐氣侵簾箔曉烟嶺隔東西爲異地海通南
北杳浮天倚軒盡日燒香坐還似真翁老守泉

詠雲次崔叔生韻

白衣蒼狗自何生時幻奇形萬嵒嶸東作渴蜑知
魃虐西郊咸畜覺陰輕須同倦鳥無心出莫逐長
虹近日横縱好飛揚傳沛曲何如燦爛入韶聲

奉別柳知事 名澗

那堪嶺海三年別又送燕山萬里行閑吏重迎前
日使遠人爭誦小郎名喬園忍看雲烟鎖叢戟惟
瞻日月明銅雀廣陵江水接歸來須共釣絲輕

送金景進赴洪陽名蓋國 時景進在錄臺上章乞邑特除

戊戌春坊席共聯中間消息杳無傳重趨禁闥吾衰境相對客顏子壯年喜撥只緣西日暮慿樓應望壯展邊洪陽底物闌情苦窓外寒梅檻外蓮

挽金同知殷輝

曾聞師友論先輩每向吾云吃吃稱鈴閣琴鳴遺愛在行宮䟽入直聲增高才遠識誰能似錯節盤根老可能流水柴門今寂寞春風談笑更難承

韓洸馬挽詞并序

公有行而甚文余晚與之交最深不問年

之先後余今年春喪兒而病且有湖外行公来別惘惘然㕟有問余意遠還公已不可救焉知此別遂隔幽明余哉於多口無復衰病近甚闔門塞竇不出跬步間且一年殯不得憑棺窆之不得臨壙尤可慟

老眼何曾畏後生向君深覺此心傾厭從遊伴名彌重不待趨庭學已成病席可忘臨別語草堂猶記讀書聲陰知不忍看埋玉況復人間父子情

挽金金溝舊丈

遥憶退沙金太守當時先執此翁餘文才逼古空

藏器世道傷今獨閉廬驪水烟霞猶作主慕齋風韻未全除京塵病滯難趨哭只向終南泣舊墟

挽尹相國 名斗壽

走卒知名自布衣時危揮淚上黃扉諸公擧目山河異隻手擎天日月輝安石風流江左望汾陽福祿世間稀形留麟閣忠勳炳兒輩當年謾是非

挽辛參判 名慶晋

名臣之子又名臣忠厚家風近古人今日艱危期碩輔向來炎火出烟親羣書涉盡非誇富四壁蕭然不說貧惆悵壯山巖下宅閑門誰管落花春

挽崔僉知 名起南

昨來慟哭辛參判今日如何又此人二老相隨乘化去孤蹤獨在向誰親崑山火起心猶泰雲谷田荒學不貧生別幾年仍死別溫溫無復座中春

挽宋同知 名英耈

脫落世間多小事清風豪氣自神仙熊魚輕重人能說軀命當時孰肯捐素䘮危蹤飢亦泰歲寒勁節老猶全餘生病卧東湖上回望丹旌淚自漣

挽李僉知綏之 名綏祿

年數差殊癸甲生相看鬚鬢共星星久違鵷列多

新西遠訪驪江認舊情遺愛在民曾試器文章驚
世幾含英扁舟散髮林嗔惟到老何入玉雪清

七言排律

昭敬大王挽詞

仁聲久播鄒滑辰左海謳歌屬聖神逸駕可期堯
舜蓋宏圖肯數漢唐遵廟堂自肅憑元老巖穴皆
空起碩人廣廈細氊論至理宵衣旰食軫黎民百
年邊塞風塵靜千里桑麻雨露均魯泮菁莪看濟
濟周家文物見彬彬丹心共拱偏承渥寶典東頒
始正倫聖主向來全一德明時何事欠同寅金湯

失險驚侵鎬肉食無謀痛去邠地盡龍灣淹歲月天連鰈域發陽春妖氛已霽山河舊泰運重回廟貌新初折餞筵精貫日更排修好氣橫旻從知大布能存衛不獨皇靈感昊穹未倦忽然勤顧命多艱無乃太勞身乾坤厚澤悲遐邇父母洪恩慟播紳文姒異塋園寢近高光同業若堂隣海涵垢汚逢昭代山積愆尤愧賤臣玉署曾叨趨咫尺銀臺曉忝奉絲綸老違前席霜侵鏡夢對重瞳淚濕巾荒草寒烟東郭路曉天何忍送龍輴

守夢先生集卷之一

守夢先生集卷之二

祭文

忠勳府 進香祭文

龍行入睠謳歌歸德學邃探理治期從欲初年萬機聳動一國延登遯荒黜斥入腹私絶戚里禮嚴臣隣萬目咸拭百度維新民無向隅士願揚庭菲食崇儉宵衣勵精赤悃拱北寶典降東璿系滌誣功光祖宗昌明謂徵天怒雷發伐謀脫角再平凶賊逆亮阻兵計在假道嚴辭守義帝勤東顧妖氛已掃金甌復完言念蒙塵否運之遭執靮奚功猶

乾徵勞六龍旋京五蛇均恩前後偉烈罔匪憂勤德不自居功必推下方祝萬壽宜受百瓏堯年未倦舜陟何遽奠攀龍髯已隔仙馭于官雷哭萬姓雨泣臣等帶礪盟深如喪慟切處薦洞酌冀垂歆格

祭鳴谷先生文 即先生之外舅也

稼穡之後久而彌昌代有賢人君子有土亭公者遯世高蹈聲名才德伏一世先生自髫齔服厥訓續學種德出爲賢大夫某在先生門欲學而未能焉者十七年于今矣騁才鶩知者吾見之矣潔行

自好者吾見之矣談周孔以儒名者吾見之矣至於心行純善表裡無間誠孝可格乎神明忠信可行乎蠻貊辭氣渾厚而不露畦畛宇量寬弘而不形喜慍至於臨大事斷是非儼然獨立確然自守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握憲秉銓而望隆權輕其處躬蕭然若布衣士羣咻衆斥落井陷石而泰然無戚戚意得喪榮辱雲過眼前而一心猶初保厥真素則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德始於不欺心孚於家人著於鄉黨州閭發於政及於民雖以南士之豪猾西氓之嚚訟莫不心悅之誠慕之聞風

者自感覩德者自敦至于今稱誦之不衰噫以先生和厚之德生於哀定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好仁者而未路淆薄知德者鮮遭時斥逐自甲申年來不得安於朝廷之上逮乎鑾駕西巡執覊靮而從之嗟啼發感誓死王事三年盡瘁一疾沉痼雖妻子流轉寒飢而不以為念惟問賊報如何屬纊言乃已先生死國之義比古人無愧及其告訃也搢紳相吊於朝士大夫相泣於巷雖遯方僻鄉厮養之蠢蠢者莫不曰善人云亡國事可知則先生之德可謂入人也深矣國勢艱危朝暮奄奄而舟

揖先擢天實何心矧余小子夙承敎育情同父子
義兼師生昔余蒙迷自墜坑塹知悔昨非尚未敢
肆然爲惡者實是提撕警誨之功癸未歲老父病
甚革執先生手指余而言曰願以吾兒托之臨死
一言在耳何忘失父十年來依先生爲命遭亂分
散干戈滿地西望悲咽自分死隔幸於湖外復獲
承晤毛髮已變視聽已衰殆非昔時容顏今年春
余又還朝只憑音書時復自慰夏初蒙恩暇省每
牙山時先生巵震邸在供陽隔水相望一葦可航
而嚴程有限遄返京都不久聞有疾恙一力以候

未及而訃已至嗚呼痛哉先生之盛德至於斯已
乎生民之所仰國家之所恃而何天奪之遽耶若
余孫霦者將何所依歸善何所可觀而取式過何
所得聞而自警睟乎其容不可得復見溫乎其語
不可得復聞耶嗚呼痛哉平生受先生厚恩無絲
髮仰報而比年多難睽離蓋久書不得盡其懷夢
不得傳其意病不能醫藥於其側沒不能及斂而
盡哀嗚呼痛哉永負矣永負矣胡不百年以壽斯
民而斂此大恵歸于一丘荒涼海曲若堂將成嗚
呼蒼天曷其有極先生之子慶偉既壯有志而甚

支惟慶悅未成長其若不死敢忘先生平昔鍾愛之意嗚呼痛哉言有終而情不可窮伏惟 尊靈庶幾來歆

祭尹相國文 名斗壽

惟靈鎮物之量盡瘁之忠汾陽之福王導之功公之在也喬嶽其崇公之亡也郎廟其空遺澤在人走卒之誦小子來奠爲國之慟

祭李永使溺死文 名繼鄭

擊揖鯨波徇國亡身變起舟中天也非人匪公斯慟國步將論

祭朴說之文 名東說

天啓二年壬戌九月十三日謹遣酒果奠于亡友朴說之之靈偉人儕輩名家之子厚德協望公輔之器長途纔半何止於此文振一世於子餘事澤洽百里曷云展志天性孝友育次理義窮不懷戚達豈邑喜云爲倜愊談笑天真嗟嗟末路可見斯人追憶從遊實自髫年危途顛沛舊情依然同願無說去何我先大卧雲山子則已焉百憂斯世余心誰知余不子悲子應余悲言豈可盡嗚呼說之

祭李淸風文 名基高

天啓二年十月十三日謹遣酒果奠于李清風之靈清風起懦至行敦薄千丈物表邈乎高躅賢賢誠淺同世莫覿其萎何遽痛矣永隔綿酒不躬江外病伏

祭權佐郎文 名得己

學何博文何富行何高而命何窮耶沉江之志入海之跡今世唯公公其去矣爲景星卿雲以瑞世耶爲雷爲霆以擊邪耶不昧者存庶歆我酒短髮餘生踽踽斯世無訛是願其亦悲矣公當悲我耶我當悲公耶抑亦都不可悲而付之天耶嗚呼哀

哉

祭申承旨文 名應集

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十二月丙戌朔十一日丙申謹遣酒果之奠敢昭告于承旨申公之靈嗚呼剛毅之姿方嚴之氣正大之論高明之見其可復見耶其不可復見耶向來奉檄猶為西日逮夫歸行爵祿浮雲出處之間晩年益嚴顧余平生所依為師友者惟公與沙溪耳沙溪湖外公今永逝踽踽斯世有過誰警東門一別從此永隔若堂將成終負一哭嗚呼哀哉

祭黃思叔文 名愼

嗚呼思叔何罪何辜竟不起於窮海之曲剧海神行蠻貊而不能感同朝之搢紳時耶命耶嗚呼思叔 命復爵焉以禮而返于故丘 聖明知臣嗚呼思叔遠伏湖外葬不得臨壙而盡慟已矣永隔嗚呼思叔

祭王亭文 保寧書院奉安後祭文

山川孕秀間氣時作至行高識三代人物覿德心醉聞風亦立未及函丈嗟我後學遺躅在茲想慕倍切妥靈有所庶幾來格

祭鳴谷文 配享土亭書院時祭文

厚德宏量走卒知欽況在鄉黨誠慕彌深某丘宛然捨此何之土亭臨右淵源在茲建宇奠菜多士處心不昧者存庶處庶歆

閔千摠義州權葬致祭文 以下皆應製所作

惟靈南豪莫先有古將風千里仗劍從難于東閔予昧猷積嬉致我日訓師律二載勤勞談笑指揮罔非神韜用茲行師何敵不克惟公寔賴誓掃羌賊公今不起予將何爲遺法莫傳三軍誰師男兒壯志縱甘褁革匪予之故胡爲異域贍彼龍灣界

于道路茲焉草寔用慰懷土物亦首丘矧爾人情山川雖阻魂氣流行有待來章豈久于茲薄奠叙哀庶幾歆斯

行護軍權徵致祭文

惟靈詩書學術孝友家聲請操雅望早揚于廷謙筵論奧青史筆公鑑識甄才霜肅秉驄佩符勞瑞握節棠歌內外有績終始無瑕昔者寇至卿尹予鑾逮予旋軫又長度支三年盡瘁一疾難醫君違不忘卽閑猶篤割歷封章字字忠赤庶幾或瘳胡齊艱危遠報云亡國人嗟咨股肱之舊矧余之悲

爰命宗祝用致菲儀幽明一理靈其格思

黃海道馬項浦渰死唐兵致祭文

有稠刹落聖慈斯赫旣濟陵師夾以海卒乘風千颿萬里東洋坐牢邊心過彼方張鳥聲報道鷄首回北逢半齎道界駭浪摧揖黃帽莫手天實何爲一夫猶痛翔幾男兒生平許身縱甘畏革豈意異域遂埋魚腹皇庭飲至大賚軍伐擊楫壯志抱冤蛟窟依依楊柳笑歌相迎有來無歸孤塋悲鳴茲亦予故實恒于心薄奠致哀魂庶幾歆

宗廟九室祈雨祭文

至德爽民遺澤未竭積稔搆兵遺天降割奄奄一脉惟在稼穡當茲南訛亢陽爽極並走羣望尚閟膏澤恤後憂民在天亦篤乞霈甘霖活我民物

東海祭文

爲湯最鉅在國之東衆流之宗潤物之功雨雨暘暘幾賴陰騭惟茲旱魃胡忍今日顒顒望霓杲杲彌月畓穗俱瘁孑遺奚食可哀匪民罪在涼德庶垂玄佑丕惠霈澤

健元陵還官祭文

聖祖啓運功業萬世瞻望若堂倍切如在顧茲彙

然奠神展拜代薦泂酌祭若不祭

顯陵遣官祭文

天降大割哀此惸惸東省先陵有蔚佳城靈祖神孫在左在右茲敢遣臣用伸追慕

裕陵遣官祭文

文姒異塋園寢猶隣展禮未躬衰衣在身松栢已拱霜露愴神曷堪孺慕庶歆精禋

宗廟二室祈雨祭文

自春闕澤迫秋猶酷並走羣望神應逾邈寧欲自焚忍視塡壑追想憂虞豈間存歿丞需千里活我

民物

三角山水落山祭文

尊於衆嶽衛我王都今茲冀佑龍輴啓途

中央嶽瀆祈雨祭文

鎭紀于中功在澤物今胡乾膏旱魃肆虐三農同功爲姓曷粒願垂明佑亟霈甘液

西方嶽海瀆祭文

峙流雖殊利物則一南訛旱極西成望絶赤子艾享將塡于壑霈然千里廣垂陰隲

奉安神主於京都舊宅祝文 天啓癸亥

孝孫伏以　宣祖大王之嗣君爲賊臣李爾瞻所
廢幽閉母后斁絶綱常百度不常國事罔極易姓
之變迫在朝夕乞宰襄陽仍而退伏田間今已六
年　先王神孫擧義撥亂釐兇伏莽竄遁復登朝
回世道先念學校因銓曹啓薦以爲成均館大司
成兼知　經筵　元子師傅上章辭免　聖批鄭
重繼有召命下於蓬蓽茲挈家眷復向京都將奉
神主安於舊宅敢告

墓誌

先祖考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府君墓誌

公諱璇字仲溫籍草溪曾祖諱允愼坡州牧使即知中樞府事諱蓘之長胤也祖諱詮順天都護府使考　贈通禮院左通禮諱熙年妣驪興閔氏觀察使思騫之女公自少至長居家少過差事親無毫髮違其意親沒與孝氏同居終始無間言一家之人雖有難化者於公則無不悅服及其病革坐臥須人而見微賤者亦必起坐斂容孝友之行敬謹之德不待學問矯揉而然盖出於天性也生於壬申卒於壬子春秋僅四十一旣晦其德又嗇其

年夭實何心公委禽于長湍金氏彰信校尉諏淡
之女也生二男長惟誠即某先考成均進士今
贈吏曹判書次未冠夭自判書公至某之子生員
元輿三世皆獨子女出載判書公墓誌夫人金氏
嚴重有德量識慮且高遠己丑庚寅間知國家有
難戒一家為避兵計每視天願速死辛卯冬以微
疾卒盖後承旨公四十年也承旨公墓在楊州豊
壤蜂谷里夫人卒之明年壬辰三月還之廣州江
上舍變焉纔塴倭寇蹦三都巨室雖鋒刃殆盡門
親莫不服夫人先見之明所頹之符也戊申九月

并遷承旨公及夫人之墓復同壙于楊州治之西長興里卯坐酉向之原從先祖知中樞府事公之兆也萬曆四十七年九月日孫某謹誌

先考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成均進士府君墓誌

公諱惟誠字景一草溪人入我朝知中樞府事諱蘐是公五代祖也曾祖諱詮官止順天都護府使祖諱僩年 贈通禮院左通禮考諱璇 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淑夫人金氏彰信校尉淑淡之女以嘉靖己亥生公公生而氣度異凡兒通禮公於諸

孫中最器重之公年十四而孤迹不出門庭執喪禮謹親戚咸悅服公事季父如父季父病公不解衣帶救藥積月不怠及沒至期猶素食非耆大夫人必處墓下公不但於事大夫人極其誠其事季父終始無憾亦如此奉先必誠必敬饌品儀節一遵文公禮居家嚴重寡默子弟下僕自畏伏閨門肅如也常恥士子交顯貴事論議媒名爵雖親舊稍有名勢未嘗造其門教子弟亦以守靜讀書每諄諄焉公口無臧否而識鑑明澈觀人便知其言凶鄭賊汝立誣世聲望方隆抵京求見者填門公

私語曰余偶於友人家相接𭛠人也曰戒不肖後
鄭賊謀逆事覺逬 命自刑士夫間適一札者無
不被累公之先見盖類此以公心行之純篤以公
之文才筆法不能爲世所器用晩中癸酉司馬而
止年又不壽四十五啓手於大夫人在堂之日不
惟不肖之所以抱慟恨於無窮實是一時知公之
所共惜卒之明年甲申三月窆于廣州龍津江上
後二十五年戊申遷于楊州治西長興里卯坐酉
向之原從知中樞府事公之兆也夫人坡平尹氏
贈左賛成彥台之女生一男即某女適任兗登文

科錄翼社勳號豐安君某娶　贈領議政韓昌府院君李山甫之女有一男元禛生員女則四長歸幼學李廷喆次進士羅萬甲次幼學俞哲曾次進士李尙質豐安生二男三女男長俊伯進士次義伯幼其壻義禁府都事具時伯別坐李光瀗幼學權巖也不肖之無一事可稱者早窃科名歷玷淸班寘亦卿列　贈及泉壤玆豈不肖之所身致者無非先君子之餘澤而天其以未報於公者其將報於公之後歟萬曆四十七年九月日男某涕泣謹誌

進士鄭公墓誌

公諱惟明字某草溪人知中樞府事諱發之五代孫也知中樞府事公之後再世而順天都護府使諱詮於公曾祖祖諱熙年贈左通禮有季子迪順副尉諱珣是公考也妣陽川許氏卽縣監球之女亦望族也公天質淳厚內外坦夷觀其辭氣知其為善人也早喪妣事副尉公謹其職無毫髮違其意齊父侍者無不怠公不交睫不解衣帶數月家庭實行之篤類如此處兄弟待親戚交朋友至於下僕無不和平樂易咸得其歡心平生未嘗形忿

捷與人相較蓋不資於矯揉而然也少戰藝於京
師以文名嘗於場屋考官以公之試紙踰制火之
公立觀辭色自若考官大異其為人交口嘖嘖由
此益為多士所推重一時儕類無不發揚高騁名
途而公誰之不如終不捷大科為一世所器用晚
中辛卯司馬而止遘兵禍流轉關西病不起於旅
次天何厚其禀而薄其命也生於丙午某月某日
卒於甲午五月二十九日春秋四十九權厝于
江西地干戈定諸孫拮据備禮改窆于富平龍頭
村某坐某向之原新阡也公娶禽於忠義衛李彥

誠之女乃孟安大君諱芳毅之裔也有三子一女
長晉有行而甚文以上舍爲貧仕今爲司饔院奉
事娶忠義衛李仁悟之女生二男次曾娶忠義衛
南應善之女生二女一男次普娶士人李亨一之
女生一男三昆弟之出皆幼女歸府使李承琛之
子警生貞不幸於壬辰賊鋒男大胤業儒噫公歿
之後公之室李氏訓子女持家法得母道甚奉事
公又能嚴訓之立不墜其聲韻而毓毓諸孫相繼
而出頭角已有嶄然者矣其以來仰於公者將責
於後耶余受恩於公視諸姪最深且知公心有甚

詳其於京事公之徵誌何敢辭萬曆四十七年九
月日堂姪資憲大夫行護軍某謹誌

淑人具氏墓誌

沈山陰倎氏既葬其先妣淑人將埋石于幽宅用
圖不朽徵文於余余忝姻家聞淑人閫行最詳其
敢以不文辭淑人姓具氏綾城望族也三韓三重
大匡檢校上將軍諱存裕之裔成均生員 贈吏
曹參判諱顗之曾孫吏曹佐郎諱壽福之孫奉常
寺正 贈吏曹參判諱忭之女司諫院正言安東
金公錢之外孫佐郎與正言皆己卯賢士也爲世

名家淑人性温順貞靜爲父母所鍾愛求其可與
齊者隣有青松沈進士鎬有高行不仕参判公嘗
慕其爲人且聞其有子宗敏可能守家法遂纓焉
時淑人年十七進士家富而好禮不事時俗侈衣
服爲禮物惟搜輯古今女範爲家訓一冊贈之奠
贄日淑人拜受服膺終身遵奉無怠事舅姑極其
誠事公無違禮敎子女愛而義敦於親戚與公孼
妹同居二十餘年無間言至於處媵妾之間亦得
其歡心一家上下無不敬服焉隨公歷四邑終始
無毫髮私於己四邑人至于今稱道不衰逮病設

于利川縣官人老少莫不號泣悲戀盡心於送終之具其德之感人也如此淑人生於嘉靖癸丑八月丁酉卒於萬曆丙辰四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越六月七日丙午窆于廣州治石門艮坐坤向之原新卜也有二子三女長即侯踵嚴父縣監山陰聲績僉愈著白次僕幼學有學守山陰娶西川府院君鄭崑壽之女生五男曰之渙之湜之淳之淹之澳僕娶及第李慶祺之女生一男之淵也女長文科僉知中樞府事洪瑞翼夫人命耇命夏其出次適禹祗身生二男崇善崇元次適鄭元翼生

一男援淑人生子名家歸于名家爲女爲婦爲母處家隨宜無不可式兹不惟天禀出入其得於內外家訓者爲如何婉德同老克受多福三女有歸二子衛訓兟兟諸孫將鴻厥慶則天之所報亦不誣也謹誌

行狀

贈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
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韓
興府院君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世子左

賓客知春秋館事李公行狀

公諱山甫字仲擧號鳴谷麗季侍中韓山伯牧隱先生嗣稼亭以道德文章名振中華為一世所宗師如圃隱諸賢皆出其門下至今仰之如星斗公其七代孫也稼牧之後世趾其美有大司成諱堣於公高祖曾祖　贈吏曹判書韓原君諱長潤祖贈議政府左賛成諱穉左賛成生三子侍郎　贈議政府領議政韓昌府院君諱之茂是公考也妣綾城具氏　贈貞夫人某之女也考妣之　贈以公貴也議政公孝友出天與兄弟同居夫人實主

家事而內外無間言己亥十月初六日生公于保寧第生而粹美六七歲時已有成人儀公自兒時言語行事必以實未嘗毫髮自掩嘗與鄉里羣兒游戲溪氷跌足折齒羣兒俱受責謀所以飾辭者公曰叔父嘗敎人以不欺心吾則當以實對叔父者其季父土亭公也土亭果見公齒折問其由公對之盡其實後土亭聞公與羣兒語者稱歎不已九歲在養母趙氏膝下土亭挈之上京到舊院猜路傍石佛曰此物亦有父母否公對曰有曰誰曰天父地母土亭歎曰此兒心智恢弘當作大人君子

十歲治受學於土亭日成月就誦經史通大義李都事撤名人也有藻鑑訪土亭見公在其側心奇之即許妻以女公十七將委禽于京土亭臨行戒之曰須惜寸陰及入京與從兄鵝溪公讀書東湖亭時鵝溪筆翰絕世車馬奔波聲樂沓至公讀不輟其傍朋伴或戲罵不答一日諸友共推挽登舟舟抵奉恩寺諸伴競入寺遊賞日暮還舟則公在舟中讀書自若也諸伴皆問曰何固執至此公曰承父兄之戒不得不爾其不違訓誨類如此公每赴鄉舉一日將入試圍同業友被錮公曰我獨入

不安於心遂即與友還其臨得失不苟自少然也
土亭嘗稱之曰古人有言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
心吾見世人兒時資質或出衆稍長稍失其心及
成人頓與兒時有若兩人者然李某初生氣質淳
朴稍長重厚君子成人則大人君子年德與之俱
長眞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丁卯補上舍戊辰
宣祖大王卽位之元年也公登增廣別試第初授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俄薦入藝文館爲檢閱待敎
奉敎辛未例陞成均館典籍旋拜禮曹佐郞爲養
乞縣出補海美縣到任數月以司諫院正言召還

薦爲兵曹佐郎丁外艱居廬于高靈墓側不脫衰
經親執祭饌以終三年還拜兵曹正郎以御史巡
按咸鏡道所過人服其德至今誦其名選入弘文
館歷修撰校理還司憲府持平司諫院獻納兼春
秋館記事官丙子用薦拜吏曹正郎天曹郎實士
林極選也時東西名迹已形金誠一尹晛輩並爲
郎官凡進退人睽睽不相下公於其間務爲和平
調劑清議甚重之丁丑遭養母喪廬于舒川執禮
一如前不怠舒海邑也鄉俗貿貿自公廬墓諭德
興善至今士子知向學飭躬公遺風也服闋拜成

均館直講尋薦爲議政府檢詳陞舍人亞長於兩
司應教典翰至直提學於弘文館二三年間朝遷
夕復者不出茲數職直宿玉堂承夜對極陳東西
分黨用舍近益頗廢錮賢才甚多言竟將起出
上命仍坐賜問用是大爲時論所惡告病遞直提
學遷宗簿寺正是癸未年也三司攻栗谷不遺餘
力至以慢君擅國權請罪公亦斥於時居閑地殆
且一年 上特命竄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等三人
召栗谷復拜公爲執義公資不足 上特命擬望
以公陞爲承政院同副承旨以次轉右副遞付僉

知中樞府事歷成均館大司成戶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栗谷旣沒時議大變乙酉春副提學金宇顒入對毁言栗谷誤國狀公以右承旨入侍痛陳栗谷至行上擊節嘉歎曰如此而爲小人耶宇顒有所言必問公曰此言何如公亦盡言不諱益觸時忌 上特陞公爲司憲府大司憲於是趁時攻栗谷者移怒急擊公遞拜慶尙道觀察使公以恤惸獨養高年興學校袪積弊爲務一方士民慕公德追嘖嘖不已丙戌丁亥間叅判刑曹者三禮曹者一亞尹京兆府者再戊子出爲黃海道觀察使

下至厮養之蠢蠢者愈久愈不忘立碑刻公德己
丑逆變起起公復為司諫院大司諫公與逆賊鄭
汝立司馬同年也一番訪見直廿年前事也而公
以此引避同僚不喜公者適公臺臣有啓之者曰
李某為逆賊所仇疾久矣若以昔年一拜見遞職
則使李珥生存亦不足為臺諫李云云卽遞遞公
者公以同知中樞府事旋拜大司諫庚寅節使洪
渾病替受命未幾日啓程往還一行咸悅服李縡
判辟光以其時書狀官常稱之曰盛德人也逆獄
滋蔓識鄭賊者咸慄慄若不保公長憲府和解鎮

定雖有喜事者亦不敢蔑平日攻公者至是報且
服皆恃公無恐辛卯春特 命拜黃海道觀察使
再赴也時竄鄭澈江界洪汝諄為諫長遂一邊殆
盡欲搆公無毫毛可摘者只以怨天尤人彈公公
居閑惟讀書不輟壬辰倭報急公自保寧馳還于
京則已決去邠計矣四月二十八日下敎命除軍
職公曉詣闕大駕已西行公不復入家單騎追至
昌陵途因 扈行至東坡驛拜大司諫三司方劾
鵝溪公請繩以重律公之遠竄辭氣悲切涕淚泫
然觀者莫不感動以吏曹參判陞判書在平壤義

州時也賊鋒已渡浿江當初扈從者比到龍灣僅六七人 上蒼黃議渡遼曰從我者誰公與鰲城府院君李公數三人願從李提督如松住大軍遼東持疑不肯前公晝夜兼程詣軍門開陳事情淚隨言發提督具酒食欲禮之公曰君父播越義不忍食雖食不下咽遂下庭慟哭提督感動卽跟公渡江來復箕都天兵薄京城與賊相持久餉絶有退徃計 上大憂曰當今所賴唯海西官家掃地赤立括粟民間徒怨無所得計將何出僉舉曰李某曾伯此道得民心多徃乃濟公受都檢察使

命抵境黃童白叟皆曰李監司至矣無不傾儲載
者負者續於道軍餉大集還行在復命又遣公巡
全羅忠清慶尚三道職名仍前帶公素為士民信
服聞公至樂為之趍集如海西天將提大軍而南
終始餉不匱皆公之力也公辭以久在外遞吏曹
判書以議政府左參賛仍扈東宮下公山至全州
廻駐洪陽甲午四月二十八日病卒于洪陽寓次
年五十六公天資淳善器量寬弘容貌辭氣之間
亦知其為厚德偉人也土亭識高少許可於公則
常稱之曰孝悌忠信雖出於孔門無愧至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毅然不可奪之節也公學於主亭問
辨思索未嘗小輟言動坐立一遵其敎其在家也
晨起盥櫛必謁祠堂出入亦禮焉坐必整衣冠讀
經書及應事接人則溫溫和氣也雖妻子僕隷未
嘗聞詬浪之語亦未見其惰慢之容也於外物澹
然居處飮食衣服一無所入其心廳事土床廢而
不失公藉草薦以坐終不轉一石修改而其於濟
人之急猶飢渴之在己也其事親也少孤事生母
養母承意致養無一不極其誠前後執喪情禮俱至
趙氏之喪一時名公巨卿皆曰兒時雖見養於趙

氏兄旣夭而身歸本親則禮不可服衰公自幼至
朞食飮哭臨之節一如父母喪小祥雖酌禮脫衰
心喪居廬哀慼之容奠哭之禮亦不變祭祀也雖
纖細節目一從家禮遇忌則執饌奠酌涕淚自下
在傍者亦皆悲感敎子弟也未嘗以科業勸督常
戒語曰立心修行當以古人爲法科第乃外事也
長胤都事公有文才夙成早中初擧擧家驚喜公
則無喜色只勉以讀書治心聞人有一善則喜之
若出己稱道之不置或言人過惡不喜酬酢只曰
此必不實之語也至於僮僕有罪過亦未嘗詬罵

甚者則略加笞責故一家間和意融融而內外上
下禮法甚嚴愛親戚尤篤王亭歿後事其妾撫其
孤竭心至老如一待鶴溪公如親兄有過輒規諫
不已雖踈遠之屬僻巷蓬蓽之門莫不輪廻遍見
擇貧窮孤寡者尤加存恤割其田以周之病則拯
其救喪則盡其情老幼親踈皆依仰如親父母兄
弟日日填委於其家有願必遂小無厭倦至於隣
里鄉黨老者雖賤必敬小者亦接以恩無不各得
其歡心立朝也以勿欺爲本濟物爲務事上臨下
一以至誠在經幄前後十餘年引經啓沃感動宸

衷不顧釁咎痛陳實見　聖明常許其朴直出按而道如傷惻怛之意自發於施為之際苟有所及民者竭精勞神猶恐不及惠澤遍及聲望自重危亂之日多賴其力焉常與李栗谷珥成牛溪渾洪益城聖民鄭松江澈趙重峯憲最相親公學德汎愛宏量含垢而至於是非邪正係國家大論言一不暴露而別之甚嚴外無畦畛而守之甚確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不以人言世變易其見既知其為善則不計年之先後人之貴賤中心好之終始不渝故一時善類無不倚以為重崔相國興源常稱

公德量曰余宰洪陽時李公以敬差官抵州一日
飮話適有文武科榜自京來李公閱便授余余
自頭至尾歷數指其中鄭某者曰此亦不知其爲
何人也李公曰此吾甥也辭色自若云己丑鄭松
江入相處事多有入言公時或咄咄慨歎及敗累
及公自海西歸江上余往拜公晝日讀心經無一
語及時事余曰聞時論方議加罪恐不得保此閑
居公笑曰觀彈辭有曰怨天尤人王信不知我者
余豈有怨天之心者哉盖士信没諱字也其言愁
憂惧不形於辭色如此公尊信心經近思録等書

温古不倦於經書亦無所不熟而啓蒙周易則受
秘於土亭一生致力者也且號天文至辛卯觀天
象察人事深以國事爲憂每發於言語自倭變起
公略無一言及妻子死生追 大駕而西也使奴
語家屬曰更不復念我遠邑東宮距保寧本家僅
一舍地念不及家屬子弟或言及輒慨然曰此時
臣子何敢以家累相隨公之臨難不顧私如此公
之寓洪陽甲午春也兵火飢饉人相食且盡親舊
之無所歸者咸集于公公左提右挈救之無餘力
至於分其食以哺公未嘗一日飽也子弟閔其餒

或作粥以進亦分之子弟深憂之屢諫公數曰饑
餓尚熾途殣相望此時喫飯幸也何忍求飽子弟
不敢復言公管賑飢晝夜焦思謀所以活遺氓早
朝必坐廳親見其糜粥日昃而忘飯如是者久而
適篤不自覺其元氣甚敗及其疾篤東宮遣太醫
楊禮壽視之醫曰此非危症盖慰公也公曰余與
公相知久公實不知我余豈以死生關念者余病
余知之矣子弟奉夫人來公曰吾年踰五十且有
子婿人事止此而已命出夫人各處此後無一言
及家事但問今日則邉報如何而卒公之臨死生

無一毫介念耿耿一心惟在國事屬纊而後乃已其所養之厚爲國之誠雖求諸古之君子亦不多得矣公歷揚華要官至冢宰而性本儉素無所營爲居家不問其有無無一畝有加於先業者訃聞朝野莫不痛惜曰善人云亡國事可知東宮特下令曰賢宰卒逝予用驚悼 上亦輟朝二日 兩宮賜賻祭皆如儀以其年九月某日窆于保寧高巒子坐午向之原從先兆也甲辰 上錄在莒諸臣賜鐵券公居第二等 贈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功臣議政府領議政韓興府院君夫人德

氺李氏性寬厚嚴重不妄言笑治家有法公殁奉
祭事以禮訓子弟以義一如公生時親戚懷其恩
隣里稱其德後公十五年而殁祔公葬有二男三
女女長歸圭菴孫縣監宋承祚生一子主簿時赫
也其次即鄭某妻子一元爽女四幼學李廷喆進
士羅萬甲幼學俞晳曾李尚質其婿也前別坐鄭
後衍妻又其次生二子時敏時馨時敏夫女適幼
學沈某其餘三皆未纓男慶偉慶俔也慶偉魁文
科拜司諫院正言以言斥官止咸鏡道都事慶俔
成均生員皆淳厚有先世遺風人皆謂議政公之

所未究者將發於茲夫人歿後六七年相繼早世天之報善果安在哉都事娶別坐趙天祥女晙蕘其出也業儒繼室以縣監林澍女無子生員娶幼學崔堪女生四男一女皆幼

守夢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觀漲辭

已未之秋七月既望云余在寺東湖之汭時春旱以及秋江水貧而可揭陰雲集而忽雨彌一旬其滂沱波漸肥而上騰越涯分而自多汨陵谷以變易齧崖岸而齾礫混高下而爲一孰砥柱之屹立噫千章之喬木曾余以爲可依亦拔根而流轉大廈傾而奚支巢居穴處之俱不得免然微物焉逭桖蕩室廬而呼號哀赤子之淪沒彼逐浮之何人

招舟子之斯急余豈無桂棹蘭槳奈與爾而胥溺昔此水之安流人泳思而可狎得陰澤而氾濫雖睨視而掉慄風伯又從而鼓之聲勢增而誰遏怒濤撞而瀾遠恐坤軸之或折終必至於滔天實深憂之在茲懷三閭於魚腹慼慼乎余亦何之獨彷徨而行立望江天兮天欲暮問羲和之安在雲冥冥兮不可覩然陰陽之開闔在天機之一轉顧白日之回光掃陰霾猶席捲飛畢芒使知悉命蓐收以司時肅金氣之流行復乾坤之清夷狂瀾伏而不興民物奠而咸所余亦處江湖而忘憂樂魚鳥

而終老

菖蒲說

古之人有愛竹者有愛菊者有愛蓮者或趣味之有所同耶抑夫物各有所遇者耶余在慈州移得菖蒲數根于庭寓賞焉觀其色則一青草也其臭馨其味烈服之可引年文王聖人也晦菴大賢也或嗜之偏或問其平安消息凡閑花微草一經詞人墨客題品猶能擅名時與後况聖賢之所愛者乎聖賢沒已遠世無有好其所好者宜爾之不見愛於世也余生晩也恐文王晦翁而不可見見其

所愛者則如見其人焉此余之所以窮荒顚沛之中亦不敢捨爾常目在玆者也菊與竹淵明樂天愛之得其趣惟濂溪愛蓮愛其爲君子花也爾當與濂溪之所愛者並美名不可使他物等噫知爾之不可使他物等者其唯慕聖賢者夫

榾木說

夜中有物照尺寸地甚明爛爛若星火光朝見乃榾木也噫榾木一纖物也得夜則光微白日孰能辨其爲榾木也

先生之詩膾炙於人口雖一時文章鉅公無不推讓不敢與並而顧余於詩昧昧焉有同聲者之於絲繡加以六七年來塊處荒野不與知舊接無由蒐集遺篇以慰摽摧之慟而時得一二於傳誦者詠嘆之淫泆之而已同門友沈君士徵宰鴻山收得長篇短律五七言各若干首艱鳩材力剞劂之以一通貽余且屬余序其後余手披目閱口詠心惟累日不但洒然如躡寒門而濯清風恍若復承謦咳於鼻叱之下涕淚自潸然也曰念先生自七八歲允下筆語輒驚人與李鵝溪李栗谷諸人並

號爲文章而其詩格之清爽奇絶先生獨登壇焉
及長不樂於京都朋儕間家于高陽龜峯下遁光
晦彩沉潛乎經籍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所期者第
一等事則其於文墨舊娛不暇爲也亦不屑爲也
然或於晩年感物寓懷或於羇旅顛沛之中紀行
酬人者渾然天成不假雕琢而自契乎風雅之旨
清而不虛奇而不恠樂而不放憂而不怨邇而遠
隱而顯豊而切約而盡一字一句皆出於性情之
正根於義理之奥得意於上下同流之妙寄興於
陰陽變化之態貧賤泥塗之中而氣猶健縲絏死

生之際而語益精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世之論
詩者尊古而卑今雖名家大手無不求疵至於先
生則吃吃嘖嘖咸曰盛唐之清調堯夫之自得蓋
爾先生之偶發於吟詠詞句之間者若此則其禀
氣之高造理之深所養之厚盖可想矣噫余於是
尤有所感焉以先生英特之氣博古之學蘊之於
心吐之爲言論者當爲世用則其施諸事業者當
如何而卒老於蓬蓽簞瓢之中又爲當路仇栗谷
者所移乙流離困辱之狀有不忍言者易簀後今
且餘二十年而門人弟子又不克敷揚遺光使平

生言行之可於式者與牛溪栗谷辨論精微之書皆泯泯無傳擬傳諸今與後者惟是先生不肖爲而偶發著則時耶命耶何先生之生死於世也其不遇之若是耶門人弟子亦不得辭其責矣雖然當時摳衣於函丈者惟士敬暨余三四人在世而士敬清操悳澤歌詠一境則其持身及物者可謂不負所學而又能廣拾遺稿於兵火飄散之餘劃俸鋟榟圖永厥傳亦庶幾不負敎育之恩矣若余者早承提撕行之不力汩沒浸尋今則兀然爲庸人將無以發明先師之學於門人弟子不得辭其

責者余其尤者今曰士敬之懇泚筆臨紙不覺愧汗之沾衣也

養性堂記 在鍾城作

沙溪公自壬寅歸連山先隴下以居舊有亭乃崔斯文清江公所構廢後裔不能守沙溪之伯祖父貸而得之亭之入金家三世矣丁酉賊兵劉湖西亭亦不能免惟舊基存焉沙溪公葺而新之揭其號曰養性養性乃其積力而老不懈者故名之以此而自警焉余待罪塞垣去沙溪所居二千餘里矣沙溪公以書訪死生曰道亭之有山有水有泉

池有松竹凡上下前後所可觀者以求記憶相别久相去邈矣其不知僕之患豎徑年待盡朝暮無意於筆墨間也然沙溪公吾所慕也養性吾所志也溪山水石之勝所欲飄然於其間而方未得者也不能無有感於心有慨於懷力疾而起整襟而坐信筆而書以寄焉不文非所計也盖人莫不有其性知所以養之者鮮雖或略知其養之之方而能養之者絕無於斯世也沙溪公自少問道於栗谷門浸灌義理培養根本者積有年所其於養之之方知之明矣養之之功亦可謂篤矣靜則存之

而養焉動則察之而養焉事親則顧諟而盡其誠居官則顧諟而竭其力發言而不失其倫者養此也應物而求合其則者亦養此也而猶歉然於心食息之或怠是懼允於寓目者必寓警焉亭游燕之所也而名之亦以此苟有是心所觀所聞所從所卧者何莫非養性之助也觀山之靜也思所以吾心之本體寂然而不動觀水之流也思所以吾心之大用周行而不滯竹取其中通而有節松變其勁立而後凋則山也水也松也竹也一開物也能助於養性之功如是至於明花細草生意藹然

澄沼月色絶無纖埃抑不知沙溪公養之之樂亦
有得於斯者耶古之人充養之道無所不用其極
而得之於物者亦多有遠取諸物而畫出至理者
有曰仁者似山智者似水者有不除庭草者有採
菊而悠然者靜觀萬物皆有至理而衆人觀之則
峙者徒知其為山流者徒知其為水草木徒知其
為草木也君子觀之則峙者必知其所以峙流者
必知其所以流草木必知其所以為草木既得其
萬物之所以然則鳶飛魚躍上下昭著滿山青黃
無非太極一源洞澈彼此無間體之於吾身得之

於吾心其於養之之功不其大矣乎然則山迤邐
而呈翠水潺潺而鳴除上下方塘雲影徘徊蒼松
脩竹左右森立者此亭之所以為勝而養性之得
其助者非一物矣況葛巾草屨携冠童五六人或
容與於柳汀桃蹊或輕艇小楫遡流長川閑情雅
興遇物怡然依俙有舞雩之意則與其結組飄纓
抵死乾沒者孰樂孰苦其養之與失之之相去復
何如也噫世已亂矣人已去矣自栗谷禩擢之後
纘而作者泯泯無聞惟沙溪公積學種德為後學
倡繼自今牢守窮寂益勉其所未盡者使如僕偎

倀摘埴於冥途者庶有所比依此僕所望於沙彌
公者也僕少而不力向老無闡建此禦魑與死爲
隣中宵不寐慨然興懷愧負平生師友之望天其
或者玉汝於成使之動心忍性於窮荒囹圄之中
以大其志業耶亾歸投勞相從於寂寞之濵收放
養枯顧此名而共勗也至於纘而施之於事業則
時耶命邪孰使之然耶孰使之不然耶非吾所可
期也守夢記時萬曆癸卯觀燈日也

金剛錄

余亡年陳情乞養 聖恩優許得宰巫山私幸右

三奉八十老母專城榮養其幸一也一時朋輩俱
不免禍網而余獨優遊仙區與世相遠其幸二也
欲一見金剛而不可得今於吾老之年宿願將諧
其幸三也而顧以下車之後公務私意亦無暇於
抽身遠遊一年強半矣羅李兩甥自京來省余仍
向金剛促裝登程雖以余之衰懶亦能慨然而作
運鏡齊驅不覺鞍馬之勤道路之遠則可謂起予
者甥也午入洛山寺食大浦萬戶李濬來見與之
語向夕過青草丞郎兩湖投清澗亭宿主倅趙令
公暄遣座首崔德立供一行是戊午閏四月初一

日已未也羅名萬甲李則尙賚其名孫兒援洛山
住持僧元祐亦從之其餘賤也不盡記初一日朝
食行十里有山一髮入波心名凌虛臺其前有疊
石若小島狀羅李兩甥往見之十里許小湖周回
可五里靑山圍三面東則傍海有沙堤翠松成林
行人路于其間下轎與羅李入數十步山麓平如
臺可坐十許人白沙松陰烱無一點塵埃其下巖
石赤奇恠逍遙良久徐徐步出出來若別佳人戀
此世所稱仙遊潭者可謂名不虛得入郡主倅出
接頗款厚午食登小樓前有梧桐長數丈綠葉成

陰此崔斯文豈宰郡時手植郡人相傳說崔以
文章伯待尔於此而何無隻字之留壁間為實傳
耶出城西門風作塵沙眯眼不可開到巨渝川取
間途入花津湖水包跨陵谷極目瀰漫一帶松林
蔽遮海口不知幾千條俗傳古者邑于此一朝為
龍所蕩沒為淵天晴波靜則至今可見墻屋云惟
說也蕭然數三家臨湖上成村中有蒼顏白髮者
自道其名曰李荃問其年七十九矣聰明精力少
不衰此亦居移氣者耶夕陽明滅趂雨濕衣把酒
嘯詠久而乃罷夕暮冒雨馳入烈山古館荒凉极

上唯有申公點遺什此地與海曲少遠溪山回合民居亦稍多余謂兩甥曰若非瀰水波此中可居羅曰與世隔絶理亂不聞非避世者不可居曰劇談夜深宿僧元祐者燒清遠香不寐令人發深省初三日早食行洲渚忽間往往曲爲澄潭緣沙岸有村皆漁店也山麓走入海蒼松欝其上如茂松臺松島等者不可盡記雖以羅李之善探勝亦不能遍登焉朝後抵明波驛結草爲亭纔一間作歇馬馳入大康驛洞壑窈而深鄙人接籬居者十餘戶襄陽武人姜孝先自北道還袖鰲城答書來見

披來恍然此老面目可慰隔别懷此老浮沉相位數十年癸丑變被彈即閑于郊去年冬當 慈殿廢黜議凜然引虞舜爲證三司論以護逆竄甚青矣食棄馬踰大嶺石路嶢巖傾側嶺底有小村業鐵鑪厰土炭又踰嶺渉大川即百川橋下流白礫清流已是金剛氣脉也山逶迤而四塞獨葱鬱而成林此所謂稤庫村也金剛僧乞糧于村庾諸此以貯舂之輸入寺蓋金剛諸刹根本地也有數三僧守之溪水爲砧日夜舂不費人絲毫之力備此者可謂用智巧矣夕與兩甥步溪上論山水曰此

地視烈山大處最勝近圻若得如此處可終老無
悶兩甥曰以吾輩所觀記言環畿輔數百里果難
等此地然如鳳頭即先生驪州江亭名也江山絕
勝捨是菟裘於何聘父年位正合退休時不可失
云斯言足立懶暮借禪房宿初四日入洞漸深樹
陰甚密不見日但聞水聲潑潑鳴行十許里忽見
飛閣橫跨溪流人往来其中舍馬而步倚柱而坐
則溪水自松林洞急流而来為潭闊道下深可數
丈餘清澈洞見其底游魚百餘頭皆各空遊無所
倚可歷歷數左右白石齒齒山光水色滉漾動蕩

此身如在畫圖中釋子數十輩來迎皆着[illegible]服[illegible][illegible]
異俗狀此後馬不得前分衣粮令下輩擔去與羅
李及援谷乘藍輿而行水石之勝樹木之奇處處
無不然緣岸而轉歷尼臺中臺及弃上臺回望則
眼底溟渤浩浩無涯畔而諸山皆丘垤耳不知海
之東畔蒼蒼然莽莽然着天耶水耶雲烟耶其外
別有世界耶向午微雨忽沾洒乍止乍作不知山
靈喜事欲洗吾輩滿衣塵土耶肩輿僧汗如雨必
若我肥大自逸而勞人實余心之所不寧者逾嶺
而下巖壑愈往愈奇冬青側栢檜栢楓樹蔥欝披

拂木蓮躑躅花方爛熳芬馥雜其間溪水斗折蛇
行激越之響如鏗金石調琴瑟滿山聲色何悅人
之多令人耳目有所不暇於他耶崖路或斷用數
條木架巖石僅通人雨中衣簑下輿艱步若使龍
眠畫得此景象誠一奇絕也循溪而上入谷口望
見朱甍丹桷輝映一洞此所謂榆岾寺也渡溪上
山影樓水淲淲流其下山勢四面圍合雲烟開斂
對此悠然有出塵離世之意館我於雲翠堂坐堗
甚溫開窓快爽老檜數十儼立階下若相持庭除
甚寬敞住持具素饌饋我皆珍品不待聞韶而忘

肉味矣乍歇觀法堂則坐金佛榻上丹碧耀四壁
香木象天竺山置佛後堂上被以綺席㸌爛眩人
目左右前後重廊複閣間架之多結構之工可甲
於諸刹十今初七日將爲無遮會以落之僧俗自
遠近來雜沓塡門溢堂噫此寺創於新羅今已千
餘年我 世祖朝火而重新萬曆乙亥火甲寅又
火天之屢示灾抑有意於其間耶何崇奉之愈久
而不已耶今玆復建費皆出 內賜至於營立濤
屠伐石㯓庫村踰狗嶺峻坂四十里有若神運鬼
輸者不知費卻幾許財力而就斯役耶 國家祈

天永命之道果在於此歟夕食上明寂菴菴僧名應祥者受業於休靜師頗解經文意言釋氏後傳法甚詳與之論心性有令人警發處向暮還雲翠堂老僧法堅自雲水菴來見應祥亦下來與之語不覺夜深余曰生生不窮理也不可回已往之氣復為方來之氣比之樹葉枯瘁墮地腐滅耳此葉豈復有生氣爾家輪回之說何所據而云云耶法堅曰人死體魄雖消滅其性則自在不滅故能復為人與物余笑曰言理氣則理自理氣自氣不可混說言人物則氣中理已具焉豈有離氣而獨存

之理若謂人物雖死滅其性自然不滅云則是別有離性離氣不死不滅炯然獨存底性耶宜見笑於識理者也余又曰兩家存心法最相近無事時此心澄靜一念不起及至事物之來循理順應各得其當此吾家妙訣也凝坐息念則彼法似矣而絶物泯用終至於滅天常此邪正所以判也法堅曰吾家法亦得道則普濟大衆耳豈有絶事物之理哉但初來心力未定為事物纏繞則不能保此心之澄澈故遺棄事物此所謂返照回光法也余應之曰當照則何必返照其光自明何必回光比

如明鏡物來自應返鑑而索照此見斥於吾家者
也曰論儒釋異同抑勝與俗子作閑說話也寺之
以榆名者釋迦入涅槃其徒論釋氏者鑄像盛之
鍾裡以泛于海既泛歷盡諸國來泊于高城郡浦
口是新羅南海王之元年也郡宰盧椿聞之馳至
其所但見其跡宛然印泥尋鍾踰嶺入洞門松林
中有一榆樹掛鍾其枝遂以其事聞于王王驚異
之駕幸即於其地創寺曰榆樹以揭其號焉又其
地本無泉一日群烏來集啄地靈泉忽流溢今之
烏啄井是也至如懿房文殊村尼遊巖狗嶺盧椿

并獐項歡喜嶺等名是盧椿跡鍾而來也或見鍾
憇息之所或文殊化比丘身或化為尼指去處或
椿渴甚撥地得泉或狗見或獐出引椿去或椿困
少息聞鍾聲喜躍復進焉各以其事名之法喜居
士頗詳盡然恠誕甚君子所不足語初五日出寺
纔數里有鍊石為浮圖狀者問之乃休靜及其弟
子自休舍利所藏也噫休靜一緇髡耳能以其道
鳴一世禪門宗師又持法者出其門徒衣鉢有傳
其視儒名而行不力終身無所得竟與草木同腐
滅者為如何觀舡淵有石狀如舟溪水來若白虹

潭于是石澄泓不可近又下而停流少平淺如是
者數層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渡溪從細逕步入
乃曹溪菴也室淨庭寬老僧兩三居其中菴右亦
有溪遵而上上危坂入下見性亦小菴也作憩踰
大嶺地氣高寒積雪尚未消山腰線路上可容跡
扶筇艱步攀佛頂臺有斷崖臨絕壑巖石斗起懸
空當崖前其間纔數步橫木以渡人其下不知其
幾千丈巖如手掌形其上可坐數十人視地茫茫
然如登九天而俯下界也北有九井峯特立近霄
從峯而下有萬仞鐵壁壁間如垂斜者十二瀑傍

有數菴栢田寂滅也下有松林窟又下而有圓通菴羅李兩甥履危機若夷途登巖石縱觀余戒援曰千金之子不垂堂況耽遊賞忘身臨不測之危此非孝子所宜爲母從羅李往余坐崖猶懼悅促回或步或輿穿林而行向靈隱菴眞山運之危側樹木之蔽遮坂崖之巉嶮甚於上見性之路坐肩輿猶不堪勞憊況肩輿者乎作歇上靈臺到靈隱頹卧又見羅李又登鸞景臺寸步不能致此身吾衰也久矣恨不復少壯時氣力恣意登陟也自楡岾至佛頂十五里自佛頂至靈隱僅二十里靈隱

還與揄岾近但地勢懸絶俯視山影樓夕食後元
祐導我上西臺巖石可坐看萬景臺下峯矗立如
削鐵且看白馬香爐等峯羅列如屏衆山之若垤
若穴者攢簇累積綺綰繡錯莫得遯隱大川自上
浣洞割地而流舡淵及山影樓前水即其裔也菴
窟之懸磬於崖谷間者不可殫記其中雲水菴最
寛此法堅所居也靈隱亦精且侈金碧耀棟宇揄
岾住持僧追至同我宿其情頗款厚敏行其名也
初六日肩輿僧自揄岾朝集乃發行今日所下坂
即昨日所上下雖易於上危懼一也向内山樹林

間一逕逾峰稍傾崖深坑步步戒心到內水岾地
少寬即使臣憩息處也踞繩床作歇石山四圍而
路出北嶺嶺凡三重而皆以水名上第三嶺長安
僧徒已來待其數少不得已令諭岾僧仍擔輿甚
苦之自乙巳水災陵谷變石倒崖傾塡塞舊逕足
亦不可着況輿乎久步脚重足趼終乃冒危坐輿
前擁後引左扶右提得免顚墜可謂行險而僥倖
者也山水之勝不過片時之悅目爲悅目而危一
身此不近於失肩背者乎深悔褰翁作此行也下
洞未半四望來路此身怳然從天降有小瀑貯溪

名成潭白石鋪其底坐翫甚可愛以悅目忘身爲
悔而猶愛此不已山水亦如溪聲湲色使人浸浸
然入於其中而不知返者耶抑仁智者之所樂亦
如是耶崖閣氷雪猶凝杜鵑花始發赤木蔓香叢
山絡石轇轕青蔥至於被披藉藉纚縈掩蹊人所
踐踏者皆異草奇葩也淸風乍動紛香馥綠蓊鬱
香氣 玉峀銀巒望若列仙巍然突然者毗盧日出
月出峯也若上毗盧絕頂則峙者流者散爲萬殊
者庶可一以貫之而吾夫子小天下之意隔千載
而相契矣顧此餘力不可强其所不能攀登躪躋

則行至夷猶悵望而已慨歎而已此所謂仰之彌
高卓乎其不可及者耶抑無乃歸歟自畫者耶久
久積累自卑而高則可以上達矣行色忽忽亦不
能已矣此生不得見第一層境界耶近溪有菴而
朱門彩室閴然無人但有佛像在乃妙吉祥也入
午食而行石愈白水愈清若獅峯下刻大巖像佛
其狀甚偉此懶翁所為也數里許沿小溪而入有
菴曰佛智白雲峯底也前見瀑自穴洞峯飛來峯
間有小穴表裏洞然到摩訶衍去佛智亦數里地
勢比他菴寬平衆香城聳其後曇無竭列其

前秀出於其右而屛障洞口者亦小香爐峯也聯
柯接葉凝翠庭除者檜與栢也其中有異樹松身
葉似側栢稍細問居僧曰桂樹取葉與皮嚼之非
桂也世間名爭其實者何獨此物其葉秋而黃落
春則復青云叉不如松栢有歲寒之操也庭畔有
小壇頹圮即　光廟臨行時所立處撫遺跡而起
敬且想當時若有秉正諫此行者何其言之不能
悟聰耶然恐秉正者已不能爲食祿人也砌下有
芍藥數叢乾蓮四五根蓮葉大如盤七月間並白
花云亦仙葩也淮陽太守李令公徽命爲候繡衣

留表訓闍余至来訪食以酒僧尚玄喫菘葉獨居
此菴四年持法不怠昏晨焚香擊磬傴僂禮佛令
老夫警惰令之士夫闍誠心為道亦有如此僧者
否錄此將以示同志者初七日俟僧集輿行詞中
皆盤石而若床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其色玉雪
也氷流其上高為瀑下為潭者十層曰火龍曰船
曰凝碧曰碧霞曰龜曰青琉璃曰黃琉璃曰真珠
曰青龍曰黑龍龍與琉璃言其色船龜珠言其狀
其層高者數丈卑者六七尺而獨真珠最高水落
飛沫若散萬斛珠也從流而下渡溪而坐則峯腰

有菴架巖石構而欄楹之出巖外者用數十丈銅柱撑之虛空中丹碧望若蜃樓閣也石路層層若階級上未半力盡不能前獨羅李與援登其上恍惚悼慄不得須臾留乃與之或先或後或行或休遇水石奇絶處輒欣然拂石而坐蒼苔泠泠之狀潺潺之聲悠然而虛者瀏然而静者無不爽耳目而有契於心逍遥徜徉不覺日之已晩石滑跌頼下輦扶不墜是何使我裹足許體而不知若顛躓飢渴而不知止有若狂癡人耶不獨使我然使八方之人千里裹粮奔波來集名卿巨公偉人豪士

莫不扶杖結鞋忘勞喫苦惟恐探賞之不深至於
中原人亦祝願生高麗國而見此　光廟以千乘
之尊遠勞玉趾仙人釋子鍊藥修法斷却烟火食
者亦無不窟宅於玆無古今無貴賤無賢愚見之
亹亹言之吃吃詠於詩什載於書籍者紛不知其
幾許則金剛之擅天下名而顛倒人何若是耶下
萬瀑洞則石上刻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字蜿蜒
若龍蛇至今字畫無訛缺楊斯文士彥筆迹也此
翁風流文華擅一時曾乞為淮陽太守往來此間
極其崇深藍輿之來實自此翁始翠壁有鶴巢是

金剛臺也冊頂縞衣何所之而不返使我不得騎
其背而翱翔耶久坐石山谷吟絶句書巖石間刻
姓名冊其畫不知千載不滅如三日誦舊迹過此
而見之者摩挲咨嗟恨不與之同是耶銀溪督郵
金君敬直携冠者五六人自長安歷探而来空谷
跫音慰喜如何午後各散金上摩訶衍我表言誰
陽太守出迎坐我輩於法堂作軟飽以食之令飢
腸頓飽此寺巨刹也半為乙巳水所漂蕩已修葺
矣諸寺之安佛像必向門牖此獨置之東邉問其
由僧言頗狂誕不可記向夕上正陽路岳曲繞山

陰陰不見天者皆是楓林耳梨花如雪風過聞微馥始覺花之早晩隨土地寒暖也登天一臺則萬二千峯玉立嬋娟者無不森羅眼前奇形異状呈露無餘層層疊疊遠者近者大者小者高者下者尖者圓者若馳者若逗者聳翠繚白不能遍於指點中此真衆美之摠會處以道言則吾家所謂集大成禪門所謂一朝頓悟豁然大通者地位也然若非探搜之深踐歷之遍則安能內外本末洞徹無碍瞭然於心目之間哉入歇星樓觀望之勝勝於天一夜間魂氣清冷自然無寐謝陰居士所詠

蘧瑗方知四十非者實獲我心寺後有懶翁浮圖
六面閣在堂前如許名刹獨有一老僧守之蓋近
年役甚煩緇徒亦不得安居山中菴刹大抵皆空
況赤子之流顛連路十室九空者何忍言哉自憩
老年爲斗粟作吏甘爲知罪之距心也初八日冒
藤蘿上開心臺寺之絶頂也所見益高然不如
正陽正對真面目也還下歇星樓憊極老僧出示
懶翁遺衣帶玉麈宛然如昨且其舍利形如小珠
色碧盛以金銀匙襲以錦繡幾百重懶翁東方高
僧也乘化于神勒此刹亦僧所居者故分藏其衣

鉢焉午食向長安寺路高低于幽壑千壽老檜往
往立路傍問之僧亦不知其幾百歲若遇良工必
取之爲樑而虛老巖穴間可惜出洞而下即鳴韻
潭水石之奇不下於萬瀑潭左有蒼壁撑天右有
巖逕傾且缺一步之差便墜千尺深潭數年間僧
之溺死者三四云過此始放心步石之青白者綿
谷跨溪行數里渉溪而左蔓藤密樹幽蔭蓊蔚步
武錯迕不知所向剪荊披奥傾仄而入路斷巨石
相錯碍蹣跚不可步然石有可坐處潭有可觀處
三渡溪則岸上有巨巖水豬於其下緣麓石堞幾

數丈且有門由此而上則洞益深只有靈元菴就
或云百川洞或云千王洞者也疊嶂相擁掩間有
奇峯突立松檜欹側其上但洞府逼隘使人生胸
鬱回與入長安寺亦大刹也金榜懸簷間曰大雄
寶殿韓石峯筆也列坐於堂中者三佛東有羅漢
殿門有四天王夜臥禪房回想昨遊行歩憩息已
成陳迹未知此生能復入此山中與老釋輩了了
談舊迹耶否遊時或有艱苦行處及將出山去若
與金玉可愛人臨歧路分携念念不能捨不自覺
其山水之癖至於此也初九日朝起李僉知憺来

見自言以不參廷請被削黜論携家歸嶺南因與一二友朋歷盡四郡江山入春城觀清平寺東路楊口遂來于此云此人自戊申間從時輩遊相密參錄定運數及今四歲自放於山水間可謂出自幽谷者朝食訖與李君別騎馬泌門九渡一水去山漸遠塵界漸近步步回望向來勝賞依俙若一夢也午食金剛院水回野曠而民家僅一二石田荒蕪生理蕭然又行三十里逕間不逢人前有一嶺橫天名細郎百折而下若墜萬丈阬塹左右絕壁相對立若斷若連若躍若伏或若鬐鬣或若挺然

獨立者至洞口磅礴一石下蟠地而上逼天其高大不可狀巨川之源於嶺底若船若槽者潭也或散或瀉者流也自巖壁飛來或數十丈或十丈者瀑也斷長松跨兩岸高可百餘尺廣可四五間者板橋也星羅碁布皓若雪色者巖石也偪側欹斜臨危架空者棧路也自橋以下山益奇水益廣相環回轉繞如是者四十里而至于海噫涵郎洞之清絶可伯仲於萬瀑而此獨寥寥無聞於世世間隱顯在物亦然其有遇不遇之不同歟抑亦有數於其間者耶塵蹤俗迹若將浼焉山靈水神慳秘

而不發耶余聞官行憚險不路于此只有雲衲時
時往來其不見知於世宜也然知不知於山果何
所損益焉今千載而見知於余而顧余聲名氣勢
既不能取重於當世長枉巨筆又不能發輝於他
日則掉三寸而喋喋稱頌竟何益然余亦不遇於
世者將爲巢翁隱考槃于玆岩居而川觀以終餘
生則此山之名於世雖下於康節之百源考亭之
武夷而捷逕之終南移文之北山可與臺於此矣
其相遇也將如何哉到朝珍驛無鄰舍只有一草
幕耳乍歇乘馬翰馳到頭白村日已暮自涵郎以

北通川境也太守金令公克鍵新構一屋海岸上以館客甚淨夜間風雨作驚浪洶湧寢不穩初十日夜雨快晴天淨無纖雲波伏不與島嶼分明不雨不晴安得清新景象却是天公憐我此行戒雨師風伯不得自恣而使湖山褰豁呈態耶與兩甥相與劇談而行海棠盛開蔓覆沙路焉亦踏花數里許岩石有相對如門者使爾不在於道邊而在於金剛中深壑窮谷則必與石鷹獅子等岩並稱於世矣過郡上清虛堂望野頗快爽閑主倅已出待于叢石馳到則積為山其巔高各百餘丈而或

六面或四面其餘折而臥乎水者作乎道者亦無不鍊爲面此鬼斲神削而然耶抑風斤月斧之所成耶雖以女媧氏之妙般輸之技必不能如是之巧也觀者莫不詫且歎余取一木葉示兩甥曰此葉雕鏤細入秋毫此誰所爲者孰知其由乎不獨此葉盈天地之間形形色色奇奇恠恠者何限此無非造化之功用形色之可見者氣也不可見不可聞其所以然者理也凡物豈外於是二者哉但目所常接者則徒觀而不察所罕接者則驚訝而致疑此人之恒情也然以氣言之則何者爲尋常

何者爲奇𡏖兼石即木葉也木葉亦兼石也聞者鮮其惑金蘭窟穿島在臺之左右而風起浪作欲往而不可得矣事也午食後主倅先歸余亦還客舍主倅復設盃盤余憊甚不能飮行數盃乃罷主倅弟克鑑及其客李興復於兼石之會亦與焉主倅孝元子也以名父之子又有子曰世濂大論時爲諫官引避事爲遞坐此竄郭山主倅以此方傷念十一日將向新溪甚遠非早行不可及晨起欲發爲主倅所挽不得不少留朝晚饅頭白食往來館供著待使命酒食及於子弟行却嘶作閑行賂

獘邑鄭也復渡洒郎溪山顏水面依依若舊識行
色卒卒不可重尋且怕挽源仙蹊不許舟子再入
也過朝珎逾小嶺下深洞出海上入村廬而小憩
即南阿漁店也右則接天頭海左則金剛外面間
有海之餘派瀦爲湖名長箭長鬐有數處荒殘之
繞岩崖邂臨海者亦數里雲岩峴有古城築以石
此地人曰玆所謂萬里城自透逾至北道云此必
是古昔禦暴寇者而年代遠不可詳近新溪岩巒
益傀詭石之如人如禽如鬼物者甚衆鷹子岩尤
肖嚴象洞之北有溫井斷石爲甃區上下屬於石

川川源即九龍淵淵在毗盧札井間也從峴入幾
五里又揭至寺前寺新建而守之者亦一箇僧也
元帥自長安獨過楡岾又先到此待我行甚可慰
此去通川郡百十餘里終日大風沙撲面不可
堪入夜尤甚屋宇震撼十二日朝日纔出陰雲集
欲雨強入洞石石間岩罅蒼松白雪宛若三冬而
烟霞卷舒山容隱現亦異狀也石亘爲底達于兩
崖清川散布響若操琴百川萬瀑何獨擅美名耶
楊斯文士彥愛此成膏肓結草廬數椽于其側時
往來遊賞仙翁一去繼躅無人幸而黃令公謹中

爲方伯此道募僧與其費復搆精舍地勢視古基
稍高自以上踏石磴而登于茲則奇峯攢簇繚若
墻垣恍坐我於正陽寺樓上也然水石逼前東北
開通亦非正陽之所及但此舍已無看護者幾而
不爲風雨所傾倒草木所蕪沒如楊菴之爲叢墟
者乎此亦一廢一興之不可常者耶又東行二十
里入深谷有水自絶頂層層而下下有盤石狀如
禪鉢水落其中爲潭黛蓄膏渟沉沉不可窺必有
神物之潛伏者而方此天旱何不起而神變化感
震雷油然沛然澤東方數千里乎艱步而上半山

嶺則石之有平如席級如階陛如溝者而崿急湍飛瀑隨席廣狹焉高城吹螺者脫衣冠乘風而下若倒若舞蹲息已落百尺岩底而體膚無損傷此亦供一笑也又上數十步有揚斯文筆迹蓬萊島三大字字畫不缺其餘數行書苔蝕已甚微何此老之無處不留迹以起後來者之遐想耶還出谷行三十里入三日浦縹緲冊閣隱然在奇岩羣松間矣捨馬而舟捨舟而亭則此所謂四仙三日遊處也三十六峯之媚嫵骪骪者混丟著而各呈其態距其崖者丘陵林麓交其中者坵島洲渚萬里滄

滇環渾於外而波心白石閣現於林樹間湖水之
爲淵者周匝瀠灣四望渺然而亭則水中央矣蒼
髯美石又經緯之處處皆可坐坐此恍若驂鸞駕
鶴遡長風於雲霄聞笙簫於杳冥中矣天下無仙
則已有之則捨此何適所謂四仙者若是真仙則
長生不死至今千載應留此間當初誰道三日遊
得無爲四仙輩所笑耶余坐久忘行行亦十步九
回頭脉脉下舟移泊南岸上有埋香碑盖檀入水
千年爲沉香故昔人分埋于湖水曰立石記其名
亦古迹也埋之者今已幾百年耶其不可探發起

諧播馨香於一時消却世間許多衆臭耶岩石間
又有所云丹書述郎徒南石行六字也平則色漫
漶不能別惟述南石字似明世傳永郎述郎安常
南石行四仙遍遊開東兼石臺及此亭盖其所迹
焉者故皆以四仙名云第未知四仙者何許人服
丹鍊氣白日冲天者耶抑遯世潔身遨遊於象外
者耶研丹禿筆猶恐後人不知其姓名則視今世
若蜉蝣無一事入其心者果若是乎其視吾輩晦
名藏蹤吟風弄月自樂而已者孰為仙也孰為非
仙耶況如余者行世而不溺於世處物而不累於

物飲食之而節其味舊纓焉而忘其貴顏面長春
鬚鬢不霜將探天根躡月窟往來三十六宮與羲
皇爲徒則未知永郎輩能如此耶否棹舟上下撫
御石而見猶日已夕而狼郡新太守柳船來交印
矣閒然空館與羅李相對甚少聊登海山亭則近
臨南江遠眺大洋旁邑館榭絶無有此者有白石
數三並立海中望之玉色屹然此隅現於三日浦
者而到此甚快觀焉所謂砥柱中流者耶特立驚
波駭浪之中不爲死生榮辱所撓屈無愧於此石
者在今世能幾人耶於余懷竊有慨焉十三日早

發到南江二十里許有懸鍾岩法喜記中鍾之海到安昌縣于岩者此也其下大石覆于浦渚傳說者指此為載鍾船甚矣人之喜語怪也聞來耶復莞爾道右有草亭大康驛洞口也休于此朝食馳去二十里而明波又二十里而烈山憩館舍偃眠鳥雀回翔悲啼若有訴愬者余起而視之蛇在屋尾間呑其雛矣余隱之使人急捕而下之則數尺老虺也余咄咄私自語曰汝亦物也何害物若茲攀緣屋漏潛形匿影於不覩不聞之中行胠篋無還急將不遺其焦類彼不能邑舉遠避之燕雀覆

巢宜矣至於鑽隙毁瓦使百年舊屋百孔千瘡上
雨傍風必至於顛覆而後已不知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吁亦痛哉亟令遠逐之林藪傍人曰甚矣子
之迂也不殺將復爾余應之曰若能鋤除荒蕪洒
掃門庭使內外洞徹無所隱蔽彼焉能上屋而肆
毒不然則雖殺此一蛇兩頭閃舌者引類糾結其
勢將不止於害物凶焰毒氣終必及於主人床席
之間此在主人翻然覺悟不見是圖耳伏也無盡
豈可盡摘而殺之況彼雖微物亦吾與也去其害
而已殺之則無乃甚乎聞者皆曰唯唯蛇亦遠竄

焉暮入杆城月下登詠月樓老杏陰庭新荷已如
錢十四日行到清澗朝未晩也食又馳日暮入洛
山寺李萬戶濬崔上舍基鎬禹君泰承朴生宗文
並來待矣元祐自清澗已馳歸具軟飽供一行因
從容承夕暮還衙以經過著總之呀然爲洞者內
山有四焉自榆岾而下自毗盧而下者萬瀑洞而
天德十三又其傍也內院與遂水岐而合爲榆岾
彌頂臺之南爲松林九井峯之東爲新溪此則皆
外面也傑然特出爲內外山之宗者毗盧峯登此
則環千里諸山皆在衽席之下如三角九月亦不

能遁其形云其西内焉望高臺外焉九井峯萬景臺也其川則萬瀑經長安下淮陽逾楊口至春城是昭陽江也會爲漢水赴于海榆岾洞之川九十里而與松林洞百川水合過摽庫走高城又與新溪鉢淵水之二而爲一者同爲南江入于海噫山則其本一也而分爲千萬水則其派異也而同歸於一本一本之爲萬殊萬殊之總于一者於此亦可觀矣余自外而達内自下而陟高由淺而及深無幽不尋無遠不到而意若有不足者又東而遵海濱外叢石入洞石窮鉢淵浮三日浦漾綠之所

家魚龍之所窟穴子長之所未遍康樂之所不及者無不縱意而飫觀悠悠乎與灝氣俱而不知其所窮不知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我之蹤履者耶雖然峙者吾知其為山流者吾知其為水矣徒知其為山為水而不知其所以然可乎苟能知其所以然而有得乎心者則自知手之舞足之蹈千駟萬鍾而不能易其樂簞食縕袍而不能改其樂彼青山白石弁物耳所樂者果在於此耶其不在乎此耶若余者履險歷艱而行不倦登高戒一簣之虧功臨流悟逝者之如斯孳乎

如山嶽渾乎為河海者無不遡其源而窮其極駿駿然追古人之逸迹自臻乎高明廣大之域終至於出乎其類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則其發軔於茲遊者為如何哉

策題

問曆者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當自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為曆之始元歟曆紀之數肇於河圖其所以肇於河圖者可得聞其詳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則曆紀之數獨不可取法於洛書歟三十與二十相仍而積之者是出於人為歟一元之數天

地之闔闢果何推而知之歟造曆昉於何代鳳鳥之司曆位在九扈之上何歟命羲和而授人時在璣衡而齊七政堯舜之必以此爲先者何歟不置閏則無以成歲再閏幾閏爲一章歟治曆明時獨取象於澤火春王正月用夏時於筆削者何歟大司徒之測土馮相氏之視天其推步占驗之法何莫傳於後世履端歸餘之失其常而致非禮之譏歟秦滅六國自謂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漢興用顓頊曆又用太初曆果何擬議於三統之正而抑未契於曆象之遺意歟唐之大衍曆最爲精密

而先儒謂一二年後更差者何歟宋之司天數改舊度元初名臣創立新法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三代以下造曆者一何紛紛而逾密逾差歟鄒衍張倉洛下閎鮮于妄人太史公司馬遷耿壽昌劉歆劉孚王朴一行郭守敬許衡之屬或有彷彿其容成羲和之妙者歟其年代之遠近立言之異同造法之疎密亦可詳言之歟曆與律呂若不相關而以律起曆者何歟蓍策之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亦何取而然歟太玄之法潛虛之數丹火之術亦有與曆象相參者歟先天方圓圖此邵子美

環餘暇時往時來者也八節十六氣分配以幾卦然後周一年而無餘欠歟朱子曰坤復之間其無極乎以曆書言之則何者爲坤復之間歟十二月所行之令具載於呂氏遺篇易時則災以類應者此皆必然之理歟位天地育萬物之本果不出於此歟十月之朔日食者有之震雷爗爗者有之有無氷者有霜隕不殺菽者有雨木氷者有秋大水者有久不雨者冬而桃李華六月而飛霜者亦有之其所以致此之由所應之驗皆可曆數而言之歟何以則四時順序而雨暘若圍一世於太和之

中而致曆數之無窮歟諸生學通天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願聞其說

守夢先生集卷之三

守夢先生集卷之四

封事

辭修撰疏 甲午正月初九日拜修撰乃王大夫人承重服闋後翌日也在保寧

聞命入城謝恩因上章

伏以臣罪惡積身神理降罰孤露餘生不能即死目見 宗社之丘墟 君父之播越生靈之魚肉而又不能決一死於鋒鏑之下負毋奔竄草間偷活以至今日念 君負國之罪萬死猶輕免喪之餘積病纏軀每恐殘骸餘魄塡委溝壑不復入漢北舊土瞻望魏 闕用是益自悲悼今月二十日

後仍村人傳告始聞除臣本職且悲且懼不暇計責任之至重愚劣之難堪公議之不容促裝登程擬謝　恩命顚仆泥塗寸寸艱進今二十五日到禮山村幕祗受　有旨益切感懼且聞逆賊旁起有臣子不忍聞之説而李山謙亦在其中已係全州臣不勝驚愕焉外賊屯境二稔于茲而患生心腹須貽　聖慮臣尤不勝痛心之至臣且有急迫之悰難赦之罪不敢不細達焉臣自亂初避兵流行每念干戈滿地　兩宮隔遠西望悲號食不能下咽進士友相勉以奮義報　國而賊迫四面住

是無所空言而已痛哭而已去壬辰九月初臣負老母判一死夜經賊藪流抵保寧聞山謙從事趙憲幕中憲死代領餘卒云山謙乃之菡孼產而於臣妻父李山甫從弟也臣夙慕之菡才行甚高又嘉其兒能繼己將義兵謂山謙地雖賤心則為國也乃勉村中有識二三人略得軍卒糧械以補之是壬辰十月間也時山謙既已進陣平澤地臣不得與山謙接只與書勉以竭誠討賊之義此後軍旅之事不復相涉也當初兵以義為名豈料有今日事乎臣不勝為 國奮奮之心嘉其繼義之

名而不量其人之如何終陷於助惡之罪雖死不
足以蔵恥伏望亟　命司寇嚴示刑章臣無任兢
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覲親陳情疏　萬曆甲午

伏以臣以草土萬死之餘生還舊都幸忝近列仰
望　天光區區犬馬之懐亦既自慰雖死無復恨
矣方今　國事有朝夕之憂宵旰懐卧薪之痛
在臣子分義固不暇顧私第臣情事有大悶迫者
不敢不備達昨夕臣之家奴自牙山來傳臣母病
中語語臣曰吾膝下惟汝在汝父死後千年來依

汝爲命未嘗一日離自汝去京都飢無貧米者病無嘗藥者孫寓他鄉不堪倚門之懷將去京隨汝而死艱難登道到牙山墜馬成疾仍滯村幕日復沉綿吾既不可去汝又不能來未死前不復得見汝耶云臣聞此語心不能自定焉噫子孰不有其親親孰不有其子臣之母子情實有可悲者臣年二十失慈父內無兄弟外無期功之親只有母子相隨相依而臣母夙嬰疾病僅餘形骸今又墜傷積症轉發臣亦在此不能看救藥物無所憑饘粥無所資親戚無所依不但臣之悲憂悶迫無以抑

懷抑恐病母之思臣不置益致沉痼也去正月臣聞除 命促發行臣母語臣曰當此時君臣義重汝不可以我為念我亦不復以小小私患告汝及今傳告者如此想必病已劇也臣尤不勝悶迫焉欲留則情所不忍欲去則公議至嚴伏願 命賜恩暇則可以馳省病母少慰彼此之懷臣且念往還之間恐致曠官之罪並望 命遞臣本職以便公私幸甚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修撰疏 萬曆甲午

伏以螻蟻小臣每每煩瀆極為惶恐緣情悶迫不

能自己臣免衰耒乆元氣甚虗形骸雖保病根已深三月以来連患瘧疾或重或輕迄今未瘳而黽勉隨行不敢告休至於入 侍之時或神昧氣之殆不能自持自今月初四日腫發脚際毒炎遍體屈伸坐卧不能如意頭痛心煩廢匙已久而顧念以至微至賤之臣當上下遑遑之日不可以疾病私患仰瀆 聖聽玆用抑痛耐苦不敢出直調治浹旬比初益加論思重地反為卧病之所益切憂懼無以自處昨日僅僅呈單退出私寓而寒疾遽作身若凝氷須臾熱發又若焦火一夜之間症候

無常而神識昏迷悅然如夢寐時氣力萎憊有若奄奄垂盡狀臣自料積傷之餘毒腫外發寒熱內攻日復沉綿見瘳無期而本館只有副提學李廷馨更無替直之員尤用悶慮近來政院不許小官代呈章疏故臣敢扶曳入來哀吁 天閽伏願
聖慈 命遞臣本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已上宣廟朝封事

乞覲陳情疏庚申

伏以臣之一毛一髮無非 聖恩而內外忝冒報蔑消埃頃伏田間致勤嚴敎逋慢之罪實所難逭

又於席藁之中聞老母緣一家切迫之變驚慟致疾昧死乞覲猥蒙 恩暇臣之罪至此尤大矣前後罪戾不一而足惟當惶恐慼慼恭俟誅罰之不暇而情之所迫或有甚於疾痛則哀籲於父母之聽亦出於不得已也昨夕臣之家奴自鄉家來言臣母積病之中添得感冒轉輾沉苦云臣聞此語方寸已亂不能自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古之制也臣母今年亦八十雖無疾病猶不可離側況復病勢如此而臣以獨子遠隔數日之程窮鄉蓽門看護無人言念至此涕淚自零大禮將迫臣僚多

畫勿捧呈辭新有 聖教欲去則公議至嚴欲留則情所不忍公私狼狽罔知所以為計伏望 聖慈 命許臣歸省則老母垂死之命庶有可救之望矣每以危懇仰瀆 天聽憧憧往來猶不知止死罪死罪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陳情待罪疏 光海幽閉母后之後先生退伏郊庄有除輒辭至于壬戌光海以一切不仕未知其意所在為言故有此陳疏

伏以臣以孤蹤猥蒙殊恩起廢罷擢冥升至此而外之不能彈竭筋力圖紓民憂內之不能積誠盡言冀裨 聖德素餐悠悠無一善狀負君之罪自

知難遑加以老母垂死未忍絶裾久伏田間尙爾
次且心迹相違進退俱艱臣之情事無以自暴於
聖明之下直欲籲天而不得也臣伏讀去二月二
十三日備忘記則以一切不住未知其意爲敎臣
驚惶蹙蹙無地自容請以狼狽悶迫之狀冒死而
陳之臣以兩世獨子親屬亦少孑孑單形與母爲
命在朝之臣雖或有親老者伶仃孤苦孰有如臣
之可哀者哉母年今已八十有一歲形貌日益摻
精神日益昏食飮日益損沉綿床席日月已久殘
骸餘魄朝不保夕臣出門一步則疾病誰問藥物

誰嘗坐臥誰扶奄奄餘息看護無人則臣以何心飄纓結組自安於名途呼唱之中乎此臣實情豈有他意噫犬馬之懷烏鳥之情同出於秉彝之天本無輕重之差而況臣受恩偏隆久忝近密至今魂夢猶在[illegible]天遠違 聖明是豈初心顧以母年愈耄臣情愈迫事君事親較日長短則難仕之勢愈往愈加今年加於去年今日加於昨日臣非不仕蓋欲仕而勢未能者也況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聖制甚嚴則臣不但勢未能仕也於法亦不可仕也臣若貪榮戀祿抑情違制離母於日修之年則

既無可裨而爲患者臣雖欲奔走效力 聖上將焉用此臣哉然則臣之一身在家則爲他日患殿下之本立朝則爲 聖上所當棄之臣區區寔意實在於此此臣所以馳情魏 闕而不敢進者也北望揮涕伏地待罪戰慄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大司諫兼大司成疏 仁祖卽位初年欲擇朝臣可爲師表者爲大司成衆意咸屬先生於是首拜大司成久之 上問大臣古有以實職兼大司成者大臣對以鄭麟趾徐居正兼之乃除先生大司諫兼大司成故陳此辭疏

伏以臣以愚劣遭逢 聖明徒知感激 隆恩不

思己量所稱乆冒匪據絲毫蔑效　嚴譴不加
寵命重沓諫長之責又及於無似之身兼塞之命
特出於規例之外政目一下瞻聆駭異臣雖無耻
心豈自寧噫嗟君教胄是何等責任一猶不堪二
可兼之乎雖直道邃學爲世所推者亦不敢承當
况臣之無一長可嘂使者乎知臣之貪戀冒昧已
積笑罵者固不是言於　聖上知人之明擧直之
政爲疵不細是臣之所大恐者也伏望　聖明察
臣衷曲亟命並遞臣職以重政體以安愚分公私
幸甚不勝戰慄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萬言疏

伏以臣田畝餘生 利見飛龍恩渥隆深寵命重沓儒師之任諫長之責並及於無狀之身力微負重身榮心愧辭不獲免汗顔久冒思竭心力効蔑涓埃而口耳之學老而無得既無可以導迪薰甫無物之言不足取信又無可以上繩下糾則殊異數仰報無計然而官守言責不得不去素飽悠悠徒積笑罵不但辜負 聖明委任之意亦非所自期於平素者故敢以隱度於胷中者畢陳於冕旒之下以備財擇焉夫虞朝教士之法三代學校之

說見於經傳者詳且審矣以 殿下聰明博古固
已燭照而嘿契矣惟我 祖宗朝教養之制視古
益備自內至外無不周遍至於成廟朝盡崇儒之
道恢造士之規或親臨太學論經試藝或召對泮
儒講問所讀拔才選賢聳動一時故文風大振群
材蔚興至今為儒林之美談逮我 宣祖好學重
道迎禮儒臣文治之盛近於隆古而其時名儒如
李珥成渾者繼起於李滉既沒之後講明義理之
學為一世儒宗故遠近韋布之士聞風興起立慕
程朱俗尚廉恥不幸而朝論一歧奴出斥異憚繩

愚樂放逸者乘時抵掌紛然附會侮德詬賢少無
還忌以致世道壞裂禍亂斯作加以廢朝十餘年
柔賊臣當國邪謀兇論罔有紀極至於明倫堂上
迭和廢母之議首善重地反作賊徒之藪人理晦
暝天地閉塞而正氣眞脉猶未斬盡忠臣義士扼
腕奮袂相繼而起扶綱常於鈇鉞鼎鑊之間終有
以贊 聖上廓淸乾坤復明彝倫我列 聖教育
之澤再渾講明之功豈淺淺哉 聖上即位之初
思新舊邦先軫學校期回士習以復盛時其識治
要急先務之意固已出尋常萬萬矣第道學之任

付之於萬不近似之臣是責蚉蝱以負山借聰明於聾瞽不但致寇於一身抑恐上累於 聖德不但取譏於一時抑恐貽笑於後世如臣者固不足道雖使老師宿儒負士林重望者當是任坤無獨成之功臣無擅爲之事亦宜溫寬栗之效踵媚任恤之行實本於堯舜精一之學文武緝熙之功則是豈一司徒敬敷賓興之力哉然則今日作新之機莫不在於 聖上之心身乎況今習尚之弊其來已久科第之利欲黨論之偏頗轉輾沉痼壞其心術且以頃年稍有知識者傷時自廢不溫舊業

若復因循積惰以至老大則其不足爲國家之良才也必矣 殿下居君師之位任教化之責何不汲汲焉推篤學省身之功鼓士氣而正士趨乎勸士之規如負製輪次節日課試此皆勉之以文藝之末而非務實敦本之道也然而近因朝廷多事此規亦且廢弛況望其聳動振作責其明經修行之實乎是故爲士子者亦皆惟知射科之爲利不知禮義之爲重圖點滿數試圍既罷之後則魚散鳥飛無復形影庠庭閴然有若日暮之市門朔望焚香春秋釋奠雖千呼萬喚亦無来意臣雖憧憧

於太學不過爲倚席之一愽士耳館中如此四學可知京都如此外方可知頃因兵革擾攘各邑訓導 聖廟荒穢看護無人托名校籍盡是避役之㝡蚩則如此而欲望其人才之成士習之變不亦難乎愚臣妄意莫如別立規制因勢利導一月二三點一年二三十點定爲圓點之數節日課試庭試殿講皆以圓點幾點以上許赴而大比之外非希世大慶係關宗社者則絶勿設科惟或時遣近臣于泮宮或召集多士于大庭或命製述或講經書拔其魁一二人特許直赴一歲率三四番如是

積三年並賜恩榮於大比之科則庶望遠近來會才學俱集而朝家取人亦必精矣計點許赴非愚臣所欲創始也實 先朝已行之規也且勿論文蔭時仕罷散擇其有學行者差提督官分遣八道大府又令提督與監司同議各於屬邑訪得其坐進及學生中有文行爲一鄕所尊敬者報于該曹該曹合各道之報博採公議更加精擇差除其所居隣近邑訓導或殘敗小邑則合二三邑置一員勿以瓜滿爲限以成才爲任提督則月必一巡其所屬考其勤慢歲末報于成均館而成均館或抽

出其各道中勤學儒生若干人使於農暇來集館
中試才講學果有秀出其中者則具由 啓達論
賞訓導除授實職提督亦必以三年為期限有怠
慢不職者或因監司狀 啓或因臺諫論 啓嚴
加譴罰則庶可起頹激懦其效博矣每三年分遣
京官臺諫結銜如試官差送之例都會于各道牧
府官以家禮小學等書考講道內多士抄其能通
大義者籍為校儒分送校籍于館及禮曹名不在
此籍者不許赴擧落講者移屬于武學使習射御
而其中或有改勉學業者待其後年許赴考講則

士有統領而各自知勉矣其餘節目令禮官與臣
商度上經睿覽束為學式頒布八道內外遠近一
體施行則其於扶植文教不無少補矣然此則皆
末節耳文具耳其作之振之匡之直之之本則不
外乎 殿下躬行心得之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伏願 殿下體念焉加勉焉臣忝冒言地日月且
久而惟抉摘微細以為塞責之地而國憂君違默
無一言又以賤疾不克供職則負恩多矣臣罪大
矣身雖不能供職言或有裨於 聖聰則死亦無
憾國家之事千頭萬緒而撮其大要則不過嚴進

退以肅朝廷均貢賦以紓民力整軍務以固內外於此三者有或闕遺則危亡之禍必至之勢也噫朋黨之患爲五十年朝廷之痼疾當初調劑之論出於李珥而其身之幾不免況其他乎各以私意分離乖隔終至於四分五裂者眞黨也則雖姻婭戚里之驕貪無可者依以爲宗奔走於頤指氣使之中而不知耻甚至於廢弑母后之論亦且迎合雷同作爲一隊牢不可破倫紀斁絶宗社幾亡殷鑑不遠可不懼哉 先朝分黨實倡於沈義謙金孝元之相軋此則詳在李珥前後封事 殿下試

取而覽焉則可知其大畧 殿下之明睿所照必不待臣言而辨析矣自古人君雖以賢否之難辨爲憂今則不然僞言飾貌者肝膽敗露朱子自經黨禁之後謂揀汰僞冒今之在朝之臣臣亦曰揀汰矣不失身於敗倫滅常不濡迹於姻婭權勢之家不知名於宦官宮妾者則識見之淺深才智之長短雖或不同而皆是君子累上人也至於危言讜論特立於死生之際深藏遠遯超出於危亂之朝者其庶乎威武不能屈者也 殿下信用勿貳者其不在斯人歟雖或畏愼光焰隨衰苟同者則

無自作之孽而或有可用之才則取長棄短用適
其器此　聖人用人之道而　聖上敎之每諄諄
於筵上者也伏願　殿下申勅銓官大恢公道任
賢使能共濟國事則朋比黨消王道蕩蕩有一善
一藝者皆得布列而山潛野遯亦莫不願立於
殿下之朝矣或有猶踵前習植私蔑公興言作孽
交搆其間者隨其現發　嚴示好惡屛諸四裔不
與同朝則朝廷自肅私邪罔干矣至於親民之官
莫如守令故西漢小康之治實由於良吏之共理
昔在　宣祖朝以善治被擢用者如故領相崔興

源及今領相李元翼是也其利益於國家者爲如
何哉自今以後非直道學術不可一日離於左右
者則勿論文武蔭官纔出六品便除守令苟能治
民奉公實有效者或召還於臺省或陞遷於他職
時或特命近列之臣補諸雄府大邑勿拘年限循
環出入則不但一境之民被其惠澤雲近守令亦
皆畏憚不勞繡衣之行而貪橫自戢內外用人苟
能如此則何患不達何弊不祛何政不舉我朝貢
賦之法至詳且簡而濫觴於燕山之流連反正之
後其時大臣亦未釐正至于 宣祖朝李珥以改

定貢案惓惓於蹠割之中而媢疾之輩以變亂舊
章為攻珥之罪案使深憂遠慮之臣齎志入地誠
可痛悒壬辰以後八道皆劉於兵田結民戶之縮
比平時僅存十分之一二而頃年土木之役浮文
之費日興月熾急征橫斂終至於公私赤立流散
殆盡荒疇敗廬千里同然而營閫之臣以巧麗相
尚度支之官以別支定為能事罔念邦本之已顛
猶恐媢悅之或後此不幾於孟子所謂善戰者服
上刑者耶內馬而權勢之家以防納為肥家之資
請囑各司圖減所納徵斂民間百倍本邑外馬而

調度之官儆作名目逾出逾奇張皇虛聲侵漁多
端內外並作歛怨不急至如金純池應鵾之徒遍
滿諸道殘刑急令競爲驅魚之獺倘非 聖人俯
荅寃望則宗社其不臘矣但念即位之後蠲減之
令纔下百役脊乃有調度之命雖罷而買辦依舊
較鎰銖於舊簿未捧之數竭膏血於溝壑垂盡之
民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所聚者小而所散者大
臺諫之論御史之啓下詼曾終不見施死者有知
則得無爲金純輩之所笑耶民心一去則不可復
合軍卒雖多糗糧雖積器械雖利皆爲無皮之毛

無猶之飢　殿下何不詢廟堂之臣責度支之官罷管餉之任將掊克諸臣所管文書勿論物之貴賤勿論數之多少勿論已捧未捧付之於各道御史召集父老快焚公庭以示蕩滌之意以慰倒懸之望耶不但此也廢朝時各種貽害之事一一查出無遺漏毋使一毫復現新政而軍需國用如或竭之則　祭享之物猶可减也君父之供猶可减也百官之俸猶可减也大小不急之事亦可停也豈忍使水火遺氓復受荼毒於子視之日乎至於裁省宣惠之設皆出於一時救弊之權宜而亦

非萬世久行之術也量田之前姑且試行而經界既正結數既定之後按其八道圖籍人物之殘盛結數之多寡物産之豊嗇無不講究遵國初簡約之制革後來濫觴之弊蠲不切之物嚴防納之禁以為貽厥永世之法則保民之道無愈於此我國文教似有規謨而軍旅之事則全然不修積嬉致戎幾至亾國壬辰之變可以監矣其後京都之炮殺手列邑之束伍軍稍知坐作之節此外無可恃之軍而所謂束伍者老羸逃故徒擁虚簿倘有邊警則戰守無策每念及此不覺膽寒我國之無兵

久矣士族子弟避役校生內外私賤品官使户醫
司生徒胥吏奉足之各處投屬者其麗不億而雖賤
兵衝突宗社阽危安坐不動越視秦瘠而惟抄良
民之產以充軍額故纔免襁褓遽定荷戈之役自
稚至老為京外兵吏潤屋之資貨故或割父子之
慈愛剃髮入山或棄累世之土田舉家逃避切鄰
疎族咸被侵毒其害之蔓延一至於此吁亦慘矣
如此而欲其軍勢盛壯土地不曠不亦戾乎臣意
修武之方一如學校之政曰訓鍊都監已成之軍
加募京中勇力之民又抄京外出身之年少驍健

者合成萬數彼此相維專為扈衛勿令遠戍或命官鍊才或親臨試閱賞賚頻繁激礪其心又於州邑中明武學士族之業武者不學者校儒之落講者咸萃於此使武臣之曾出六品者掌領閱習與束伍軍相為表裏而監兵使試才賞罰如有着實成效者則録啓將領之官賞以實職一如學校訓導之例且外方上番之軍兵曹先試其才其中勇健能射者作為別隊屬於訓監常加鍊習其餘老弱不閑弓矢者充於各處輿臺之役則優劣有分苦逸相懸而超乘挾輈之勇或可出於行伍下賤

之間矣待一二年邦本稍固然後擧號牌之法則
八方軍額不患不多但兵者以食為先不知將何
以繼餉也形形色色瑣屑轉販之事雖可痛革而
屯田之設鹹醝之煮此皆補餉之不可已者如黃
海道蘆田及各道勢家隄堰或諸島馬少地廣處
或沃土閑曠處令諸道監司一一啓聞廣設屯田
許民并作分半納官而免其結卜之役則民皆樂
赴而得侈矣沿海鹽釜投托宮家者還屬于公募
聚鹽夫許其平分歇價貿米則其於救呼庚之急
亦不細矣此二事亦出於不得已而其於調度營

餉挾少責多虐斂困民者似有間矣然不必爲此
差出剩官或擇遣都事或擇道内守令中廉謹有
計慮者終始句管與方伯協同盡心則事不煩而
功必倍之噫肅朝廷紓民力整軍務各有條理而
脉絡相貫分言則三事而其實則一也自古以來
未有生民失所而軍務能整朝廷雜亂而民得其
所者也朝廷旣肅則民安師壯於人存政擧之中
矣然則朝廷者實是三者之本也然肅朝廷振紀
綱又不在於 殿下乎故民生之失所臣不曰朝
廷而曰 殿下也綱紀之踈虞臣不曰朝廷而亦

曰 殿下也 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資以寬厚公
正之德以戡定禍亂之才以神武不殺之威龍躍
虎變 應天御極疲癃者振抃愁痛者歌舞流散
者還集莫不延頸舉足觀德聽風欣欣然相賀曰
聖主作矣吾其蘇矣以此人心以此威聲以此仁
聞雖南夷北狄之堅甲利兵可制挺而撻矣何其
數月之後紀綱之解弛猶前私意之橫流猶前百
僚之泄沓猶前徵斂之煩重猶前歡欣者變爲愁
痛安集者復爲流散氣象蕭索中外同然初年若
此他日如何至治已矣危亂將迫仰惟 殿下何

以為計臣竊覸 殿下讀書則略於義理之精而講論不深接下則謹於威儀之末而情意或阻失於寬緩而事不及時過於仁厚而愛或克威膠執初見而舍己之量不弘安循故常而有為之志不篤規規於事為而本領多遺勤勤於詢問而施措不實堯舜之謨日陳於經席而竟歸虛文軍民之策日晝於廟堂而未有定計今日如是明日如是聖德不進國綱日頹君父之命不行於朝廷朝廷之令不行於外方欲恤民而民隱日甚欲理財而財用日匱欲治軍政而軍政日紊以其所為觀之

則雖承太平之餘守已成之業其召灾致亂必矣況今日是何等時耶如氣絶始甦之人百脉未定真氣未回自臟腑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其病而加以老賊畜謀於外亡徒族黨於内年且凶歉塗殣相望潢池弄兵之患亦難保其必無此誠危急之秋也而寥寥一年無所猷為及此歲暮江氷已合則束手待天苟冀倖免噫百年宗社之存亡億萬生靈之生死其可付之於蒼蒼不可諶之天而不盡在我之道乎伏願 殿下請自今日嚴戒臺下洗心滌慮痛刮舊習以衛文之布衣帛冠光

武之豆粥麥飯處身以文王之不遑大禹之惜陰
存心明對需臣討論經傳體驗身心厚養本源旋
坐便殿孜孜萬機令喉舌之官各將該掌庶務稟
議出入一以紓民力整軍務為急務如戰守之備
保障之地粮餉之辦無不召諸大臣反覆商確必
求至當之歸而時擧常祭之禮令三公六卿各陳
所職賞勤罰怠陽開陰闔發號出令雷厲風動一
國之民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祛者以次罷行使
無遺憾則人心想盡廣明勵翼大臣伺前搢管鞠
躬盡瘁庶官奔走奉令各盡其職而杖鉞佩符之

臣亦皆忘身徇國大小協心内外齊力則敵攻無堅城守必完不惟修攘偉績可以光前垂後萬世不拔之業亦基於此矣伏願 殿下體念焉加勉焉臣少從仕宦屢蹈危途今且齒髮衰暮前塗侵迫畢命田間是臣初心而重入脩門仰瞻天光則油然犬馬之心自不能離去惟願及此時陳力以報 聖恩之萬一而顧惟難堪之職不近之名包羞並冒久妨賢路中心慼慼若負罪戾伏願 聖明察臣實情如蒙俯適則固為大幸如不得此則命授一任以安愚分是臣伏地懇祈者也不勝戰

慄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爲亾師宋龜峰伸寃疏

伏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或橫罹罔測之禍抱寃泉壤則受業於其人者其可無一言以負事之如一之義乎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絶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沒之後李潑白惟讓輩仇疾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瑭孼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旣已從良祀連又至於雜科出身則連二代良役且過

六十年大限者不得還賤昭載法典而濫等以祀
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不共天之讐故未幾指嗾臧
法還賤其時訟官或有執法之意則濫等致逆之
至再三而後始得行其志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
典也祀連雖得罪善類翼術雖犯時怒豈可以一
時之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心哉肆
我 宣祖大王嘗在西華因其訴冤始發開釋之
端而刑官蒼黃未暇以還都辨決回 啓其後師
亦淪亡無復申籲此事掩置遂至于今 日月重
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亡師之冤尚不瞑目於穹下